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一 次全体会议

1999年10月1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主持会议。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韦斯先生阁下发言。

伊尔韦斯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祝他履行职责一切顺利。

由于本届会议是千年大会前的最后一届会议,我认为不妨考虑一下联合国的未来和我们如何使本组织为二十一世纪作好准备。

在联合国创立五十四年之后,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功能政府间组织。具有188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已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我愿借此机会欢迎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加入联合国大家庭。

联合国今天面临着与它54年前创立时完全不同的国际问题。对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由国家造成,而是由国家的功能失调或功能紊乱所造成。但这些威胁的结果与以前由国家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恐怖主义、腐败、经济崩溃、核熔毁、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冲突仅仅是世界在近几年必须面对的若干挑战。东帝汶的暴力冲突、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和近来车臣暴力重新升级只不过是今天所面临的新威胁的几个生动示例。

联合国在打击这些和其它的国际威胁方面承担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它能在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开始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之前,必须进行认真的结构改革。

爱沙尼亚认为,改革应首先集中于安全理事会。从形式上说,原旨在成为集体安全基石的安理会被赋予了强有力的执行权威。但在实际中它的权威受到了挑战。由于一再失灵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处在危机局势中的国家对安理会的指望越来越少。为使联合国避免成为一个确立规范但不能确保这些规范得到执行的机构,应对联合国最有权力的机构的表决程序和机制进行改革。

关键的问题是表决的做法,而不是非常任理事国成员数目这一老问题。经常出现的不负责任地行使否决权或更为经常地威胁使用否决权,已使安理会瘫痪并破坏了它的合法性。我们越来越经常地目睹某些常任理事国在与正在处理的问题无关的领域采取符合它们国内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的行动。我们作为会员国赋予了安理会这一任务。甚至在我们能够实施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托付常任理事国极其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

当我们环顾本会堂,或放眼全球,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当今的世界已不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了——感谢上帝。创立联合国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之后维持和平。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战后秩序的第二个十年,自我们先辈面临这些问题起已经过了两代人。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被仍然以1945年的大国关系为基础的过时的结构所限制呢?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世界稳定的保障者以及最大的促进者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要害怕开始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安

全理事会成员身份基础的道德和法律论据在冷战后时代是否依然合适。

从这一点出发,爱沙尼亚认为极其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领域,是为选举程序提供依据的非正式区域性集团。这些集团中有许多是以现在毫无意义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结盟作为其基础的。在冷战结束10年之后,东西分裂已经消失,诸如作为这种分裂产物的东欧集团等区域性集团已完全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为了使联合国结构符合今天的现实,这些区域性集团应成为真正的地缘集团。

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谈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都会同意,多年来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内是十分成功的。联合国系统已为发展专门投入了比投入其它任何国际援助努力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尽管这种非政治活动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如维持和平与外交领域内的努力,但它们是同样重要的。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从联合国的援助中获益。但我们认为,现在是开始回报的时候了。

提供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是我们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后的一种合乎逻辑、合乎道义的结果。这应该是每一个国家的目标。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的是,联合国的大部分活动,无论是在维持和平或在经济援助领域内的活动,几乎一成不变地都成为长期性的活动。然而,长期并不是成功的标志;它是失败的标志。因此联合国应更重视预防性行动,也更重视执行规划良好、目标明确和及时的有着明确撤离战略的方案。而这又将会鼓励成功和积极的发展,而不是依赖。

爱沙尼亚重视联合国作为为其会员国确定国际标准和普遍原则的规范性组织的作用,今年目睹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使人联想起50年前我国所遭受的杀人和大规模放逐的行为,这表明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各国必须遵守人权领域内的共同国际准则和标准。作为一个唯一真正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普遍原则得到公平和充分的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吁请所有国家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活动。

每年,成千上万无辜人民因残暴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丧生。大会已通过了对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若干项决议,目前已通过了不下11项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鉴于最近在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我们认为应以更大的热忱来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应在全球范围内谴

责和根除所有类型的恐怖主义。但与此同时,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不应成为一种借口,使一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在未经任何适当的程序的情况下,因其肤色或种族背景而遭受同样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强迫拘留和放逐。

请允许我用关于经费问题的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如果联合国要以重要而有效的组织的身份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必须对经济现实作出承诺。这意味着行政改革、预算零增长和财政责任,加上所有国家都对支付其分担的经费作出坚定的承诺。

爱沙尼亚的观点的要旨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让我们改变本组织,使它能反映今天的现实。让我们使联合国成为一个能在进入新的千年很久之后仍然能继续发挥至关重要和突出作用的组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宋萨瓦·伦萨瓦先生阁下发言。

伦萨瓦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老挝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文本):我们一致选举古里拉布先生担任大会第五十四会议主席,这是对纳米比亚及其英勇的人民的热情赞扬,因为他们以其反对外国统治的胜利斗争以及他们孜孜不倦地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闻名于世。由于我熟悉他的技能和广泛的国际关系经验,我相信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将获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衷心祝贺本组织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因为他为改革和振兴联合国进行了工作,也因为他对为世界各地和平与发展的服务作出了坚定的承诺。

当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纪正在消逝时,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也得到了许多机会。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地的问题。尽管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和金融的全球化已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世界的国家带来了繁荣和现代化,但绝大多数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持续贫困的境况之中。保护环境、根除贫穷以及反对毒品和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已成为需要在全世界一级采取协调行动的紧迫问题。

在面临这种局势时,国际社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地采取具体的集体措施,使联合国能将其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 and 经济发展,以便为世界各国所有人民,

特别是为他们之中最贫穷的人,建立更好的生活。作为唯一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如果要迎接这些挑战,它就必须具有采取行动并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的能力。

随着两极世界的结束,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曾希望核时代也将同样结束。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其他成员国一起,签署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生效。它还赞同1998年6月9日由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斯洛文尼亚、南非和瑞典签署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的目标是恢复并重振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努力。这些积极的步骤将有助于我们一起逐步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保障。

为了保障和平,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并适应新的世界局势,本组织必须加以改革,使它能完成其任务并达到它的各项目标。在这里,在联合国,按照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地位。同样是在这里,在联合国,我们赞扬对国家的独立或主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在谈到联合国改革时,我们不能沉默地无视正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中进行的棘手的工作,在那里已提出了若干令人感兴趣的倡议。我们对这一事项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上提出了这一立场:我们赞成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并考虑到有关国家的声望,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组成部分,一些国家——特别是诸如日本、德国和印度——可能成为改组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众所周知,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继续辩论,并利用我们已发起的势头,实现使该机关有更高的透明度、更大的合法性以及最主要的是更高的信用度这一目标。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坚持其一贯的和平、友谊和合作政策,它认为,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无论采用什么借口而对主权独立国家使用武力,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我们认为所有的冲突,无论它们何等复杂,都应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由于确信中东和平的重要性,我国感到高兴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恢复了认真的谈判,这导致于1999年9月4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至关重要的是直接有关各方继续这些谈判,以便在现有的

决心和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它们的问题。这将开辟通往和平、合作和该区域各族人民和平共处的道路。

在世界上最突出的不公正现象之中,我们不能忘记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了40多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我们认为美国应结束这项行动,因为这与目前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的方向前进的世界趋势背道而驰。

朝鲜半岛的和平依然脆弱。我们吁请所有有关国家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克制,并继续它们的对话,以期恢复相互谅解,并一起谋求解决办法,以便满足朝鲜人民实现朝鲜两部分地区和平统一的愿望,这将有助于巩固该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自1999年7月9日以来,我们看到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再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重申其一贯立场,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过去两年期间,影响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迅速地在其他区域——甚至是在整个世界——显示其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国家今天已出现了经济好转的迹象,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已走上了稳固复苏的道路。鉴于这一危机,也鉴于无论是大小国家也无论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日前相互依存的这一事实,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找到一种有效办法来解决这一危机,推动世界性的增长,并促成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自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来,已加强了对贫穷的斗争。但显然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不能只靠它们自己,也不能在没有国际社会的必要支持和协助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将于2000年举行的特别后续会议将给国际社会一个机会来审查这种局势,并采取必要措施,实现首脑会议提出的各项崇高目标。

多年以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讨论。尽管已在国家和国际各级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这些问题依然远未得到解决。

主席主持会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荣幸地担任发展中内陆国家集团的主席,它正在积极地与其他成员国合作,以便建立并维持有效、可自我维持的运输和过境系统。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以便使我们这些国家能满足我们的特殊需求。现在极其紧急的是,应尽快实施今年8月在纽约举行的发展中内陆和

过境国家政府专家以及捐助国、金融和发展机构的代表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决议。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在过去几年中,多种族的老挝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争取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发展而积极工作。这已使我们不但实现了稻米生产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一些余粮储备。这一成绩有助于减缓本区域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各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继续得到了保障,而这是使我们能按照革新政策促进可持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在国际一级,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在继续努力加强和扩大其对外关系和合作,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和合作,并正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合作,执行《河内行动计划》以及争取本区域进步和繁荣的2020年远景规划。

毒品问题仍然是东南亚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关切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已作出重大努力来减少鸦片的年产量,并正在对毒品进行有力的斗争,国际社会对其成果已表示十分赞赏。现在,在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合作下,我们正在制定一项战略,争取在今年六年内大体上根除鸦片生产。在这方面,我吁请国际社会向药物管制署基金提供捐助,以便实现这些目标。

使今后世代的人免受战祸、贫穷、饥饿与疾病之苦,这依然是《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根本目标。由于认识这一最高目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不遗余力地作出它微薄但却是积极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我请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莉拉·汉尼特拉·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夫人阁下发言。

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夫人(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分担和分享:是我在这一讲坛上发言的主题,因为在这一个千年行将结束时,全球化伴随着贫穷、不安全、社会弊病和自然灾害,因此,分担和分享文化将比任何时候更应该指导我们的行动。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在看到你主持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时感到的满意心情。我要与其他每个人一样,并代表马达加斯加代表团,让大家分享我的深刻信念,那就是你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是将指导我们的讨论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的一种资产。作为一名有才华的外交家,也作为已成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象征的人民当

之无愧的代表,你享有我们信任,享有我们的支持,也享有我们的敬佩。

我们还要向你在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部长致意,因为他怀着人们指望他具有的才干和决心,高兴并传递了手中的火炬。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并赞扬秘书长的献身精神和充满智慧的精力。他懂得如何成为和谐、正义和进步愿望的代言人。在他英明的指引和领导下,本组织今天已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希望和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表示欢迎刚刚加入我们联合国大家庭的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让它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并将我们保持在一起的崇高理想:各国人民在法律、尊重每个国家主权、民主与和平的条件之下享有平等。

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属于作为我们聚会、讨论、决策和声援的讲坛的联合国大家庭的自豪感;分享为国际社会提供基础的各种价值观、并分享所有不同的行动者以及我们的结构和制度的组成成分协同执行的至关重要的方案与合作,具体地说,这些就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原因。

今天,在离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不到100天的时候,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各项讨论的及时性。我们的第五十四届会议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向大家都提供了一种机会,不仅对本世纪各种重大事件进行回顾性的检查,而且也力图探索各种方式方法,为今后的国际关系注入更新的动力。

我们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所作的承诺都必须尽快执行。我们可以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并通过我们争取成功的共同决心来做到这一点。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紧迫地着手实施为重建本组织所必需的各项措施。

我们重申我们支持非统组织关于必须扩大安全理事会的立场。该机构改组的基础必须是民主、透明度和公平地区分配的原则。关于否决权问题,我们认为没有含糊的余地:要么必须将其给予所有的常任理事国,要么必须予以废除。

我们在国家协调一致行动中的存在和互动参与,促使我们让大家了解我们对成为本世纪末最高优先的挑战的某些问题的想法,特别是武装冲突、维护和平、裁军、国际恐怖主义、民主和人权以及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对峙时代的结束加速了我们全球社会的一体化,但它也助长了具有政治、社会经济、种族、文化和宗教性质的冲突的扩散。

难道还需要强调指出在所有这些冲突局势中,首先受害的是社会最脆弱的人——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吗?因此,马达加斯加与大家一样对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的第1261(1999)号和1265(1999)号决议感到满意。

已经出现令人满意和使人产生希望的迹象:去年9月4日签署了《沙姆谢克备忘录》;1999年7月7日在洛美签署了关于塞拉利昂冲突的和平协议;以及1999年7月1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各主要当事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然而,我们注意到,令人遗憾的是,在全世界,仍然有许多紧张局势的温床存在或正在产生。安哥拉、索马里、阿富汗和科索沃的悲惨局势就是这种状况的明显例子。

关于东帝汶,马达加斯加对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在选举过程中所作的勇敢的努力表示敬意。我们特别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关于各项果断措施的第1264(1999)号决议,以结束危机,保证严格尊重人权。

关于西撒哈拉,马达加斯加赞成联合国的倡议,组织自由、诚实和公正的全民投票,赞成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到1999年12月14日。

我们马达加斯加人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我们一向意识到必须将印度洋保留为和平区,因此,我们对我们的近邻科摩罗的局势感到关注。因此,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于今年4月在安特那那里沃作为东道国举办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持下进行的科摩罗岛屿间会议。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执行安特那那里沃协议,促进建立一个民主和统一的科摩罗国家。

去年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五十周年纪念。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统组织进行合作以及欧洲联盟、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分区域组织进行合作的行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行动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例如尊重各国主权、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

我们认识到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但马达加斯加认为任何巩固和平的努力都需要裁军。事实上,冲突造成的死亡日益增加,这与轻型武器过分累积有关,据估计轻型武器已达5亿多枝。我们认为,必须在上游解决这个

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紧张局势的温床都是靠生产和销售此类武器以及非法贩运此类武器而维持的。马达加斯加是关于不扩散武器和关于非法贩运武器问题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马达加斯加支持关于举行非法军火贸易各方面问题国际会议的主张。

我们即将翻过充满战争和冲突的本千年期这一页,在此时刻,普遍裁军必须是共同的目标。在这方面,今年8月25日,马达加斯加批准了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马达加斯加深信,在一个充满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世界里不可能有安全,因此马达加斯加欢迎明年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

我们时代另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起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支持起草一项阻止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上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我国积极参与制定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这表明我国决心铲除这个祸患。而且,就在今天,我国签署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

当全球所有居民都希望生活在没有暴力恐怖、没有歧视和排斥的环境中的时候,尊重民主原则不再仅仅是一项戒律,这已经成为一项绝对需要。因此,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坚定地谴责任何以非民主手段夺取权力的行为。联合国是普遍价值观的主要保证者,联合国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发展和人权是一项义务。今年,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是执行1982年在维也纳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关键年。因此,马达加斯加欢迎下述倡议,即于2002年举行专门讨论修订该行动计划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发展权利与有效地行使人权是不可分割的。这项权利必须得到国际支持和声援,使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得到发展。就马达加斯加而言,马达加斯加将不遗余力地加强其体制能力。现在已经建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观察员办事处。我们还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署协议,以协助促进人权。

马达加斯加意识到跨国拐卖妇女和儿童以及现代形式的奴役重新出现,因此马达加斯加于1999年1月25日通过一项法律,其目的是打击恋童癖。而且,我们欢迎在国际劳工组织主持下制定的关于雇用儿童和青

年人问题的各项公约。我个人高兴地签署了各位女性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信,这封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打击拐卖人口行为特别是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努力。

年复一年,我们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我们并不想将这种现象称作常见的现象,但我们的议程仍然说明,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经历同样问题。本世纪即将结束,但并没有解决两项重大问题: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增加。十亿人生活在赤贫中,而另外十亿人在享受日益富裕的生活。而且,最近一份研究表明,在下个世纪初,富国和穷国收入差距的比例将达到150比1。

因此,我们的要求与任何时候一样都是合理的,但我们进行发展的努力受到贸易条件继续日益恶化的限制,受到我们过于依赖外部资本的限制,受到直接外来投资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我们很难进入的经济领域的限制。

全球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意贬低这个现象的优势,但我们仍然非常担心出现单极秩序,在某些情形中,这种秩序造成边缘化、不稳定和不安全;减少我们各国政府活动的余地或降低我们各国政府行动的能力;有时甚至影响到我们各国行使主权。

因此,在谈到化时,我们对有选择性的全球化说“不”,因为我们被要求加速使我们的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自由化,但在我们这些国家感兴趣的产品或获得知识和技术方面,这种自由化的动力则没有那么强烈。

在新世界制度内,在我们的经济调整方案和各社会和环境目标之间的联系方面也存在着不一致性:消除贫困的努力、建设基本社会基础结构、安全网以及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环境资源。

马达加斯加绝对无意质疑其发展伙伴的承诺,但马达加斯加表示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世界经济制度内改进一体化,从而可以促进考虑到人和生态环境的正常和社会上和谐的经济增长。

我们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挑战。消除贫困仍然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我们仍然认为只有加速和保持经济发展速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消除贫困的战略必须包括各种具体措施,加强各国在创造就业、改进市场和社会及政治机构运作以及脆弱群体积极参与发展等方面的努力。

外债问题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政治问题,仍然是阻碍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真正障碍。迄今所作的安排和达成的协议仅提供了部分解决办法,因为

这些安排和协议都存在资格、新条件、选择性贷款、谈判时间太长以及由于硬性规定的流通造成各种限制等问题。

我们欢迎八国首脑会议最近在科隆核准的减免债务计划,但这个计划使人受益的速度缓慢,使我们的希望大打折扣。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灵活地理解这个计划,使所有债务国毫无例外地从中受益。非洲债务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非常有限。各种迹象表明,非洲债务可能永远也无法还清。因此,我们呼吁干脆彻底免除非洲债务。

官方发展援助减少,今天,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不到二十年前商定的国际目标的三分之一,我们对此深感关注。现在必须扭转这种趋势。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马达加斯加正在极为关注地注视着关于发展融资各方面问题的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关于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的讨论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意义,其目标是腾出额外和可预计的资源用于发展,并且加强各种控制、监测和管理资金流通的制度。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关于明年年初在曼谷举行的第十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次贸发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们支持77国集团将在即将于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以及《马拉喀什宣言》。

商品问题仍是我们各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支持各有关国际机构、特别是贸发会议进行努力,以找到比较有效的机制,使我们可以增加出口收入。

由于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环境,马达加斯加被看作全球自然保护区,但马达加斯加对环境问题仍然感到十分关注。我们极为重视联合国所有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并再次呼吁我们的伙伴们增加支助,使我们能够执行我国环境方案,该方案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

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我们有两项选择。第一,我们深信,只有在振兴后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内,才能实现我们所预计的改革目标。这就要求恢复南北对话。在这方面,各重大国际经济会议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各发展伙伴之间的团结精神和共同责任感。因此,我们支持以全面和综合办法代替部门办法,部门办法必然是不够的。

我们认为第二项选择是一项先决条件,这项选择要求加强南南合作。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制度内进行一体化进程之前,南方国家组织起来是自然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进展是分散的、孤立的、速度是缓慢的。当然,我们认识到各方面的优先秩序、方法和

时间表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合作的执行阶段要求各成员国更加团结,更加从政治上真正参与。

这样,我们展望南方在各级——分区域、区域、大陆和全球——重新组织起来,这将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马达加斯加坚定地致力于这种办法。正因为如此,在分区域和区域各级,我们在印度洋委员会内正在参与执行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即将于12月3日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将核可这项政策。马达加斯加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正式成员国,马达加斯加是率先决定在对等基础上对成员国产品减少80%关税的国家之一。这种关税优惠是自由贸易区的前奏。

在大陆一级,我们欢迎最近在西尔特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四次特别首脑会议发出的呼吁,要求加强非洲经济一体化。事实上,会议的各位与会者明确指出,加强团结是抵制笼罩在本大陆头上的全球化威胁的一个办法。马达加斯加与所有非洲国家一道敦促国际社会提供物质和财政支持,分享我们大陆实现团结的经验。

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在1990年代,非洲是消除贫困和不安全局势行动的优先地区。在这方面,我欢迎韦斯特银行总裁詹姆斯·沃尔芬逊先生三天前即9月28日宣布将向加强非洲能力伙伴基金提供1.5亿美元。

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促进建立一个新的非洲。基于这一点,在过去三年里,马达加斯加建立了一个促进民主制度、人权和多元合作的结构。今天已经开放整个活动领域,使我们这个大岛成为区域、大陆和国际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

自从制定《宪章》以来,本组织各项活动中都包含了分担原则。无论本组织已经进行以及将要进行哪些改革,我们都认为,必须维持这项崇高原则,这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号召。此外,也需要分担责任,以减少过去二十年内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需要分担责任,以纠正贸易不平衡状况,最好能重新确定这种贸易,并且保证所有方面都取得进步;需要分担责任,结束战争的作用,最终建立和平的作用。

我们仍然深信,在这个必须相互依赖的世界,联合国是唯一可以真正促进和平文化、繁荣和人文主义的机构。我们与大家一样希望即将于2000年举行的各重要会议获得成功:在曼谷举行的第十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哈瓦那举行的南方首脑会议和在本大会堂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菲律宾外交部长多民戈·夏松先生阁下发言。

夏松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接受领导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荣誉和责任。请允许我向迪迪埃·奥佩蒂部长阁下深表感谢,去年,他以令人钦佩的效率、远见以及有时以幽默领导了我们。我还借此机会赞赏秘书长在为本组织服务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令人鼓舞的领导能力。

我还欢迎塞布罗罗·斯托总统、雷内·哈里斯总统和图发奥·图普四世国王、他们率领的代表团和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人民加入联合国,这些国家都是亚太大家庭的成员。它们加入本组织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方面的全球协商一致。

近十年前,冷战结束,今天,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在这些年里,作为具体国家以及作为本组织成员国,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我们寻求所有人和平与进步的集体努力仍在继续。在经过多年的雄辩之后,在听取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提议和办法之后,我们确实在掌握和平语言方面非常成功。但即使在我们发言之际,战争和斗争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这表明,我们既没有充分学到也没有实际体会到和平之道。与本组织创始初期一样,本组织面临着无数人生活在绝对恐惧和苦难之中的悲惨情景。

在新的全球秩序内,各国将和谐和和平地相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应有的权利,而不是特权,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维护,但这种经过大肆渲染的新全球秩序仍然只是一个承诺。我们遇到了对和平的新威胁,旧的威胁也在重新出现。在许多国家,贫困是普遍现象。许多人的人权被忽略或被侵犯。我们的地球也经历了数十年毫无节制的践踏。

冷战结束后,明显的赢家之一是自由市场。在我们的大半生里,对自由市场主张和现象的攻击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今天,这个意识形态即使没有拥护自由市场的精神,至少也拥护自由市场的各种办法。现在,自由市场或全球化日益扩大,唯一的障碍是我们没有能力迅速适应自由市场。

多年来,东亚在全球化方面获得成功,令人羡慕。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地区对全球化所作的经济反应。我们使经济迅速成长,收入成倍增加,千百万人民摆脱贫困。在1997年7月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升平景象。

现在我们变得聪明些,我们吸取了教训。如果能够更好地进行公共和企业管理,更好地管理金融制度,更加透明和更有责任——换言之,如果说更加开放,这是自由

市场和任何真正自由制度的核心和精神所在——我们的困难应可减轻许多,或许可以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危机并没有破坏东亚外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高额储蓄倾向、丰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较高的生产力和经济改革政策没有改变。

今天,东亚已经走上复兴道路。消费者信心在上升,出口在增加,通货膨胀受到抑制。投资者正在回流。日本、大韩民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经济都再次出现增长。菲律宾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超过3%,明年将超过5%。然而,在核心改革议程上我们决不能后退。经济结构调整在继续。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仍在进行。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采取了非常步骤,强调它们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承诺。在去年举行的河内首脑会议上,东盟决心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提前到2002年,而不是推后。我们正在加速执行东盟投资区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我们还在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一个区域经济监督和监测机制,加强金融合作。这个机制将鼓励透明度、更好地进行经济政策协调,帮助避免今后出现金融危机。

但是,国内改革是不够的。这场危机也暴露出国际制度中隐藏着各种缺陷。联合国很早就认识到应该以多边方式讨论全球化现象,并且努力争取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以加强规范性、法律和体制框架,希望可以比较有效益、或许更重要的是比较公平地管理世界经济,因为穷国与富国日益扩大的差距仍在扩大,各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也参差不齐。

在迅速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加强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对所有人而言是一项双赢的办法。获得市场的机会得不到保证、工业国家高度保护和农业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继续征收高额关税,这些都阻碍所有人取得更大的进步。

国际贸易制度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这个理论的中心主题。今年年底将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不仅应是发起多边贸易谈判新回合的机会,也应该为该进程提供方向的机会,这个方向就是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必须加强全球金融结构。正如发展政策委员会在1998年向经社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所指出,现在急需一致地发展和有效地监测私人金融管理和资本流通的国际标准和行为守则。在国家管理框架方面,也必须抑制破坏性竞争和不连贯的措施。

各国家和各区域越来越需要以合作和伙伴精神相互扶助,以促进发展。已成立十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委员会)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基础上的。历史较短的亚洲-欧洲会议或亚欧会议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基础上的。令我们振奋的是,东亚-拉丁美洲论坛近来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可以很快将共同作出更加持久和有条不紊的努力,与全球的进步接轨。菲律宾预期将与非洲采取类似的区域对区域的行动,并将为任何此类行动作出最大努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仍处在全球化的最初阶段。在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具有成倍的增长潜力,因此,这一最初阶段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进行认真的国际合作,才能确保这一进程不会导致任何国家的边缘化。

但正如我们最近在东亚的经验所表明的,单靠经济进步不能也不会给国家或人民带来最大的福利。伴随增长,必须在确保政治稳定和安全方面取得进展。在政治经济这些方面变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的任何失调都会为将来的动荡埋下祸根。此外,正如我们的经济前景取决于我们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一样,我们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不仅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复原力,还将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积极合作。

在东亚,确保和平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整合该地区的战略安全结构。冷战结束后留下的漏洞必须弥补、区域安全平衡的新标准必须制订。台湾海峡的局势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忧虑。朝鲜半岛的导弹研制以及南亚的核发展和紧张局势同样令人担忧。

南中国海仍然是潜在的冲突热点。我们希望,在我们将于11月在马尼拉主办的东盟、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首脑会议上,除了推动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措施外,还将就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区域行为准则。

东亚显然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东盟区域讲坛是我们地区在安全问题上有利关系的所有大国都参加的唯一讲坛,在第6次东盟区域讲坛上,我们商定起草有关的议事规则,以便预防性外交据此来支持并补充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去年12月,我们商定进一步充分发挥东盟最高委员会以及《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规定的调解争端机制的作用。

《关于东帝汶问题的1999年5月5日协定》以及8月30日进行的自由、公正和有序地磋商,是实现我们地区持久和平的意义重大的事态发展。对菲律宾人

来说,迅速平息那里的骚乱,结束骇人听闻的人类苦难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决定请求联合国和一支多国部队给予援助,并决定设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并惩治对在东帝汶的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者。我们还要称赞秘书长、邻国和其它国家迅速作出反应,以在东帝汶恢复秩序并促进对那里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人民的兄弟联邦,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改善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推动和平过渡重新走向正轨。

在其它地区,《沙姆-谢赫协定》是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事态发展。最近在塞拉利昂和刚果以及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达成的协定也令我们感到振奋。我们希望,科索沃当前危机的解决将很快创造出有利条件,重建那里的持久和平。

确实,近年来,我们一直避免发生重大的国家间冲突,各国更乐于和平解决争端。但世界各个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仍可能将各国拖入冲突,耗费本该用于发展的精力和资源。菲律宾人认为,区域合作是管理潜在和现实冲突局势的关键。东盟三架马车、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恢复柬埔寨的政治稳定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应印度尼西亚政府请求,安全理事会受权向东帝汶派遣多国部队,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必须并应当支持区域和分区域安排与倡议。联合国缺乏能力、资源和专门知识来一一解决世界各地的独特问题,它应当补充而不是取代区域的和平努力。

然而,这将需要我们所有人作出巨大投资。首先,我们需要投入极大的善意,并在相互之间建立信任,如此一来,就可以为指导安全理事会各类维和行动的授权制订更明确的标准,奠定更有助于预测的基础。我们知道,没有哪两种局势是相同的,但面对和平与人的生命受到的严重威胁,安理会的僵局导致的无所作为将损害本组织的信誉、合法性和今后的效力。

第二,本组织及其会员国需要在培训援助、联合维和行动、加强参与待命安排、其派遣部队需要装备支持以及有能力提供这类支持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更密切的合作等领域拿出可行的切实步骤。

第三,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和思维需要投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冲突的性质改变了。危机和人道主义局势目前涉及到更多的行动者,从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到非国家行为者,不一而足。其后果一如其根源,都更加复杂,影响更深远。

让我们面对这些,以前我们认为属于一国内政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或永远不在如此。人类是不可分的。和平是不可分的。

国家主权重要,一向如此。个人主权也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个主权的重新界定和另一个主权再次受到重视同时发生,并非偶然。这些发展甚至不应被看作是平行的,仿佛两者走不到一起似的。事实上,两者将趋于会合。

但我们同意秘书长说的,即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真正普遍的——如果并不完美的——分部的联合国如何对从多方面影响世界的政治、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反应。对于涉及大规模和有计划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必须更加有所创新。我们认为,赋予联合国足够的权力使之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适用《宪章》的职责要求我们会员国更新国家利益的概念。

去年,我在大会阐述了菲律宾的政策,即:

“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奉行促进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对国家安全的看法超越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看法。因为政治和军事势力日益多极化,经济和金融日益相互依赖,这种现象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在这样一个全球制度内,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日益取决于国外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正如埃斯特拉德总统指出,只有我国国内以及与世界其他伙伴共同享受政治稳定、经济稳固、社会文化团结、道德一致以及生态平衡,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我们的体制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的国家安全与发展要求我们积极促进国际上共同认定的自由、开放、和平、繁荣和正义等目标。”(A/53/PV.17,第5页)

在出现过去一年的事件后,我们更加确信,集体的利益,即我们的共同利益,是我国的国家利益。

必须改革联合国,这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改革不仅应寻求使联合国效益提高;改革应该使联合国确实能够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新要求更加敏感。

具有广泛职责和领导作用的安全理事会应该居于变革和改革本身的中心。安理会应该真正有代表性、民主、透明和负责。否决权的使用应该合乎理性。

我们就我们希望联合国应该实现的改革达成一致意见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联合国走出财政困境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

但是,尽管这些方面对于联合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赋予联合国一种新的开放性和更大信任,联合国的继续存在就会更加有意义。菲律宾认为,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本国开始,从我们的区域开始。在恰当的场合中,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听取别人的看法,提出我们的看法,即使对看来有争议的问题也应如此。一种新的开放性将反映一种胆略,我们应该以这种胆略重新作出建立一个新时代的诺言。

联合国证明了它在本世纪的伟大价值。联合国在下个世纪继续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取决于我们愿意做哪些投入。毕竟,我们是联合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瓦努阿图外交部长助理克莱蒙特·里奥阁下发言。

里奥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瓦努阿图共和国人民和政府 and 先前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你荣任这一崇高的重要职务。你在大会第54届会议被一致推选为主席,表明国际社会对你本人和你的国家纳米比亚的尊敬。瓦努阿图共和国代表团相信,你将指导会议取得成功。

我要借此机会通过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阁下出色地领导了第53届会议的工作的感谢。

我愿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的英明领导和对联合国改革与调整的献身精神。主席先生,通过你,我们愿向他保证我们支持他。

4年前,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联合国50周年,特别是加强1945年据以创建联合国的那些基本原则。

我们还作出坚定承诺,决心进一步加强我们协调和真心的努力,确保联合国继续促进全球和平、健康的环境、人权和法治,继续支持会员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尤其是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对我们有限和不足的资源和我们发展伙伴现有的支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们对各种国际犯罪不断升级深感关切,这些犯罪包括贩毒、洗钱、侵犯人权行为、有组织犯罪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小岛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类似活动。如果我们要怀着为了我们儿童建设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更强烈的新希望进入新的千年,国际社会就必须真心合作对付这些犯罪现象。

我们并不认为,如果我们不响应我们自己提出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军的共同呼吁,世界还会公平地评价我们或《联合国宪章》所载和平与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不优先考虑或优先拨出资源用于教育、环境保护、人类健康和人类在下个千年的生存,国际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作为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食物链的最重要部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一道对我们海洋的管理表示我们的主要关切。我们参加去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伦敦海洋专题讲习班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所有会员国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集体确认将争取通过一次决议来确定一种磋商进程,改善对于同保护我们的生存非常重要的海洋有关的方案的协调和管理。今年,我国政府加入并批准了3项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再次反映了我们对保护海洋的关切。

联合国50周年的势头,我们从过去错误中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们重新作出的承诺,一定能够指导我们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能够通过联合国,恢复相互信任和真正对话的强化意识,缓和地球上各区域和次区域的政治紧张和经济危机。

对我们的世界来说,这些新发展对我们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人口已经脆弱的环境构成真正的威胁。面对这些挑战,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国家在世纪末没有很多的选择,只有在其各自的政府和社会内开始进行艰难的改革计划。

去年,瓦努阿图总理唐纳德·卡尔波卡斯·马西克·瓦努阿阁下发告知大会,瓦努阿图在多边和双边捐助机构和捐助国的支持下,已开始实行一项综合改革计划。由于我们仍处于改革的执行阶段,我们真切地希望它不仅将有益于我们的人民,而且将回应他们的需要、尤其是80%生活在农村地区靠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糊口的人。因此,瓦努阿图将继续需要作为对不发达国家而正在获得的特别支持。

必须赞扬古里拉布先生的前任和秘书长在其后促进建设性对话和全面理解瓦努阿图的经济困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希望在进入新千年时这将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瓦努阿图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今年在日内瓦最近举行的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即在充分估价把易受伤害指数和生态脆弱性作为衡量最不发达国家称号的标准是否有异议之前推迟审议瓦努阿图从最不发达国家升级问题。

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告知大会,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援助下,我国政府将对瓦努阿图的情况进行一项审查,我们希望它将有助于发展规划委员会努力提出有希望被接受和采纳用来确定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标准。我们还希望对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国家集团的持续支持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感谢和承认。

在1995年庆祝五十周年期间我们大家所做的承诺之一,是应该以能够反映现实和我们正在经历的问题的方式改革和改组联合国,以便它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会员国单独或集体的问题和需要。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表示赞同前面发言中提到改革和结构调整,尤其有关地理位置问题的发言。此处我们具体指的是我们的近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也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

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毫不怀疑别人也赞同我们这个角度,联合国在其改革议程中必须列入充分估价和承认象瓦努阿图共和国这样的小岛屿国家的固有特殊性,以及国际经济危机,尤其是全球化对其经济表现及其政治稳定的持久性所造成的影响。

正如古里拉布先生在开幕词中所指出,追求和促进自由与负责的新闻界,保护个人权利和两性平等,是在改革方案下获得更多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今天的瓦努阿图是真正的挑战,但在国际社会的必要支持下,他们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成功解决的挑战。

自决权也必须继续摆在我们的议程上。随着联合国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在明年结束,我国政府希望所有有关管理国将与各领土合作,采取适当步骤,以便为那些国家行使其不可分割的自决、自治或独立权制定时间表。联合国必须象其宪章所授权的那样,在有关自决问题的意见冲突直接造成人类苦难和社会动荡的区域和国家,鼓励并支持适当政治级别上的对话。

在太平洋地区,我们热烈欢迎法国政府和新喀里多尼亚主要政党之间去年签署的努美阿协议,同时我们促请有关各方坚持其对新喀里多尼亚土著人口权利和希望的承诺。我们欢迎法国政府决定允许南太平洋论坛的代表和联合国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代表如第53/65号决议所述在今年8月访问该领土。我们认为,这一新协定和最新的事态发展将有助于加强所有各方

的承诺感,以共同努力支持关于新喀里多尼亚未来政治地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实现自决。

尽管东帝汶人民于最后实行了其自决权,但在我们地区,我国政府仍非常担忧地注意到,在8月底投票取得结果后东帝汶局势恶化,侵犯了多项人权,许多无辜者丧生。然而,我国政府很高兴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主动,允许在纠纷地区部署安全理事会维和部队,帮助恢复正常状况,并允许开始实行民主进程。

我前面说过,在我们准备结束本世纪而开始新世纪时,世界和联合国将经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衡量联合国在新千年的可靠性,就要看其是否会对会员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小岛屿国家的实际情况作出有效反应。我们的太平洋岛国邻居,即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最近加入本组织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他们的加入不仅扩大了联合国的成员,而且他们将带来新的思想,对这一重要组织起到推动作用。作为小岛国,我们感到我们的问题将得到适当解决,而且将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得到听取,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国家大家庭。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们大家都支持和补充秘书长带头发起的改革进程因此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目的不仅是精简联合国,也是加强联合国。在我们接近新千年之际,面对其不可预测的挑战,无疑需要所有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便我们可以在这一会场讨论和辩论我们的共同问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外交部长托菲克·祖利富加罗夫先生阁下发言。

祖利富加罗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向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全票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表示诚挚祝贺,并对大会将在他的杰出领导下圆满处理面前的各项复杂问题表示信任。

我还想赞扬大会前届会议主席迪埃埃·奥佩蒂先生对会议成功所作的杰出奉献。

我还希望祝贺并欢迎联合国的新会员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

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发言,力图向同事和国际社会通报本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里陈述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事实真相,希望得到正义、谅解和支持。

重新获得自由而且目前面临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共和国指望国际社会的支

持。它们还十分关切本组织的目前困难。会员国对联合国怀有信任和希望。这使本组织具有寻找目前复杂局势解决办法的重要责任。

在这方面,阿塞拜疆共和国积极地支持我们时代要求的联合国改革进程。我们相信,经改革后适应当代现实经改革的本组织将能够应付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增加的挑战和危险。

对联合国会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已令人吃惊地屡见不鲜。各国常常面临侵略、军事占领、“种族清洗”、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未及时和坚决处理的冲突稍后变为人道主义灾难,使国际社会作出十分敏感的反应。

鉴于国际社会在巴尔干的坚定行动,其它区域尚未解决或冻结的冲突局势似乎特别悲惨。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制定优先次序无法接受,并且希望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一个无法忍受的事实,即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阿塞拜疆共和国——五分之一领土六年以来一直被外国占领,由于“种族清洗”,我国公民7人中1人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

容忍侵略者行径,有时甚至纵容他企图使冲突区局势合法化的明显趋势,以及一些调停者急于在“种族清洗”阿塞拜疆人口和占领其领土已是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轻易达成解决,将只能导致紧张局势持续而且进一步拖延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原则解决冲突和恢复该区域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前景。

持久解决冲突的唯一合理前提是国际社会,首先是联合国及时表现出决心和声援,联合国负有主要责任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和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并尽力确保执行作出的决定。

同其它面临侵略和军事分裂主义的国家一样,阿塞拜疆拒绝侵犯其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并违反其国家利益的解决模式。一个例子是共同国家的概念,有人提议将其作为解决某些冲突的模式,但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支持。这种概念是致命的,因为它企图歪曲国家地位和国家主权的概念;事实上,它是企图为军事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法律框架。

不用说,任何解决的重要因素是有关当事方愿意寻求妥协。同时按照定义,妥协暗含对等和明确的界限。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谋求基于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的现实妥协办法,并顾及民族和国家利益,同亚美尼亚总统罗伯特·科查里安已经保持直接接触并

举行会谈。阿塞拜疆希望,这种办法可以带来新的可能性,引导解决进程脱离我们去年目睹的僵局。

现在可以谈及实现积极的气氛,这种气氛应得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更积极工作的辅助,该小组负责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以便在不久未来恢复谈判进程。我们认为绝无道理的是,一些明斯克小组成员利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直接接触作为它们离开这一进程并且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在这方面,我们要求明斯克小组两主席进行一切必要努力,在不久未来综合各种可接受的要素,为解决该冲突提出经订正的建议。

必须有效地利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之前剩余时间,进一步实现具体结果。国际社会在宣传其有关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冲突的公开立场时保持一贯性和决心极为重要。我们尤其认为,安全理事会关于该冲突各项决议所规定的一系列措施仍是十分恰当的。

阿塞拜疆重申它致力于和平解决和无条件执行停火,直到就停止冲突达成一项政治协定。根据善意的精神以及解决进程取得进展的真诚愿望,欧安组织当值主席、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1999年9月18日访问Knutvolleback期间宣布单方面释放在阿塞拜疆拘留的所有亚美尼亚战俘。我们期待亚美尼亚方面近期作出适当反应。

阿塞拜疆支持基于秘书长各项建议和大会各项决定的本组织改革进程。改革安全理事会仍然是优先问题。阿塞拜疆完全同意第53/30号决议所载办法,根据这种办法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要求至少三分之二会员国的赞成票。

我们仍然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类别中的代表性应反映现代政治现实。阿塞拜疆再次确认它支持选举德国和日本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我们继续认为与此相关的是,客观现实要求再分配给东欧国家集团一个非常任席位。

关于改革和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效力,我必须提请大会注意安全理事会就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通过的四项决议,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和第884(1993)号决议仍未得到执行。我们认为,不适当回应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不遵守联合国所通过的决定严重破坏这个世界的形象。

阿塞拜疆欢迎安全理事会更加注意冲突局势中尖锐的人道主义问题,并支持在维持和平部队任务中纳入冲突区非军事化和作战人员解除武装的具体和适当规定,以及保护和支助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具体规定。

非法地将武器运往冲突地区使解决冲突的希望更加渺茫,并恶化了人道主义方面的灾难。最近,这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和具体的一致行动。在这一方面,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有关条款,特别是安理会有些理事国本身的违反行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阿塞拜疆支持在2001年之前召开有关非法军火贸易各方面问题的国际会议。

我们极为重视及时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会议将决定在裁军、军备控制和有关的国际安全事务方面今后所采取的行动。

阿塞拜疆支持《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并欢迎该公约生效;我们并且欢迎在马普托举行的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阿塞拜疆已经建立了这一领域的国家机构;这一机构已经开始活动,并开始与国际上类似的机构建立了合作。阿塞拜疆正式加入该公约的决定将直接地取决于亚美尼亚继续占领我国领土问题的发展。

阿塞拜疆高度赞赏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并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就其规约的一些条款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该委员会有关侵略罪定义所做的工作极为重要,并认为,这一定义应当明确而有效,而且委员会应该为确定个人的罪责制定条款。作为侵略行为的受害者,阿塞拜疆坚持认为,该法院应该成为起诉那些犯有危害人类罪行为者的有效机构。

我国希望积极参加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非法贩运毒品的斗争。对于这些罪恶展开的斗争只有以区域和全球所有国家的齐心协力为基础才能有效。我们支持在2000年举行反对恐怖主义的会议或者就这一问题举行大会特别会议的意见,并支持制定一项有关抵制恐怖主义各国互动原则的宣言。我们希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以便继续实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阿塞拜疆政府有关管制药物滥用问题的联合项目。

另一项新的主题活动领域是在紧急状况下,以及在我们近几个月来所看到的自然灾害期间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援助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阿塞拜疆呼吁增加对兄

弟的土耳其的地震悲剧受害者所提供的援助,这次地震中有几千人丧生。

尽管武装冲突和过渡时期造成了一些客观困难,但阿塞拜疆认为,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要走上改革之路,旨在建设一个具有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作为地处欧亚要冲的国家,阿塞拜疆十分希望加入跨越欧洲和跨越亚洲的通讯网络;这将有助于促进各网络国家工业和贸易联系的发展,更加方便进入市场,加强一体化联系,并使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济体实现进一步的合作。

可惜,国家经济深刻改革的进程面临了我国存在100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严重后果。应付这一紧急局势多年来一直是阿塞拜疆国家的主要关注。由于我国财政资源有限,来自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使失去家园者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对联合国,对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对向阿塞拜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捐助国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并吁请它们不要减少这一援助的数量。

请允许我简短地谈论一下联合国及其机构在阿塞拜疆发挥的作用。在上届会议上,我谈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建设性工作。开发计划署正在积极地援助阿塞拜疆政府以及双边和多边人道主义组织来解决发展方面的问题。同时,我国代表团深切关注的是,开发计划署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金融储备严重减少。当我们无法单独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时,我们大家都需要开发计划署能够处理这些问题。这一进程的所有参与者——不管是捐助国还是受援国——都应当向联合国的发展活动提供真诚而切实的支持。

在这一方面,我谨呼吁所有有关方面大力改善联合国组织目前极为困难的财政局面。

关于我国与联合国之间总的关系,我谨再次提请注意,阿塞拜疆在联合国秘书处仍然没有任何代表性。

世界对于危机和战争已经感到疲倦。人类应当有一个和平、繁荣和幸福的新的千年。我们的组织创立的宗旨就是要为克服全球和平与进步方面的障碍发挥主导作用。联合国必须有能力执行这一种崇高的使命。这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愿望,而是以评估局势,了解各项需要和可能性为基础的现实的任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毛里塔尼亚外交和合作部长艾哈迈德·乌尔德·锡德·艾哈迈德先生阁下发言。

乌尔德·锡德·艾哈迈德先生(毛里塔尼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祝贺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深信他的经验和智慧将使他能够指导会议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国代表团向他保证在这一崇高任务中与他进行全面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他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出色地领导刚结束的上一届会议表示感谢。

我还想对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应得的敬意,他作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以改革本组织、改进其职能和加强它在所有方面的作用,以使它能够适应当今的要求和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他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提出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很有价值的报告。

毛里塔尼亚欢迎接纳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加入本组织。我们表示准备与它们一道工作以实现联合国的目标。

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联合国的改革和对其各机构的结构改革,以便为世界的共同利益服务。谁也不能否认,五十多年前建立本组织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自从那时以来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这使重新审查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方法变得更加重要。我国代表团本着这种精神支持根据民主、透明度和公平的原则增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以便确保该机构中的公平地域分配并反映《宪章》中规定的本组织的普遍性。

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时,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条件仍然使他们无法满足生活在一个充满和平、正义和福利的世界中的合法希望和愿望。尽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总的趋势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无力控制的深刻变化,它们受到以下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债务负担、商品价格恶化、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以及外国投资不足。这种局面应使本组织认识到需要使其行动范围超越传统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局势要求本组织努力减轻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难以发展的沉重负担。联合国还必须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其经济增长步伐。在这方面,捐助国应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其外债投资,以及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其市场,以便帮助创造一个以对话、合作和团结精神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

在这方面,鉴于债务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负担,极有必要给予债务问题应有的注意。我们表示希望,为

帮助负债最重的穷国而采取的措施将能够消除那些抑制和挫败其发展努力的障碍。

今天,世界面临着许多困难局势,其后果超越直接受影响的国家的边界。这种局势威胁到国家、区域和国际安全,使人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提出质疑。我们需要为这种问题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作为例子,我要提到恐怖主义、对人权的侵犯和贫困。

在这方面,我国重申谴责恐怖主义,无论其产生于何处和采取何种形式。它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和对话,以便决心坚定地努力消除这种现象。

去年,大会纪念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而维也纳的世界人权会议也正好是五十周年。这是一个机会,可用来评价《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实施结果和在这方面继续存在的障碍,确定充分实施世界人权会议过去通过的我国正在努力化为现实的各项建议的必要措施。

我还想提到今年6月底大会在这个大会堂举行的关于人口和发展的特别会议,这个会议重申了开罗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成果将由于加强人口与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而帮助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还想指出,我国已加强提高妇女地位和消除各种形式的文盲的努力,并制订了对家庭,特别是儿童,以及对整个社会有好处方案。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通过了一项以促进睦邻关系、和平共处和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永恒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国特别重视加强稳定和控制世界各地很多产生紧张局势的地区,这些紧张局势很可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损害各国的发展努力。

我国在重申衷心支持和平进程的同时认为,除非在中东实行在马德里会议上一致同意的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全面实施保障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以及从叙利亚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和西贝卡撤出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第338(1973)和第425(1978)号决议,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权利,首先是他们的自决权和建立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

今天,在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纪元时,国际社会期待着恢复和平进程并使其走上正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恢复有关各方之间所进行的所有方面谈判是一项迫不

容缓的措施。因此,我们请和平进程的两个赞助国承担责任,作出更大努力来保持在这个区域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机会。

在波斯湾区域,我们希望看到区域和国际的联合努力,以恢复该区域的稳定与和谐。在这方面,我国重申恪守和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并再次拒绝接受可能损害科威特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

我们还重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措施。我们呼吁解除已经对伊拉克人民实行了8年之久的禁运,伊拉克人民,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经受了巨大的苦难。

在马格里布地区,我国正在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兄弟国家一起努力建立合作和对话,以实现该地区人民的愿望。

关于西撒哈拉,我国欢迎已采取的积极步骤,争取执行联合国计划,解决争端。我们重申,我们准备尽力促进该计划的执行。

关于洛克比事件,我国欢迎争取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努力,包括停止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制裁。虽然我们对某些外交行动的成功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采取必要步骤,一劳永逸地取消这一封锁。

关于几内亚比绍,我国欢迎在《阿布贾协定》和《洛美协定》的结构内所达成的解决,而且我们支持过渡政府。我们特别支持执行在日内瓦圆桌会谈上达成的承诺,旨在组织多元选举和重建国家。

此外,在为索马里冲突的持续深表关切的同时,我们希望索马里的兄弟们能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发挥负责与爱国精神,以便达成和平解决,使索马里再次统一,并在稳定与和谐的气氛中恢复国家主权。

我国也欢迎塞拉利昂合法政府和革命联合阵线所达成的《和平协议》,并热诚呼吁在该国实现稳定与和解,他们已在8年的毁灭性的战争中蒙受了极大的痛苦。

我国还满意地注意到刚果共和国已逐渐恢复和平,促请我们的刚果兄弟们继续谈判,以期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以便这一兄弟国家能再次生活在和平与和睦中。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欢迎该地区兄弟国家的外交努力,以控制这场危机,特别是南非和赞比亚的努力,以及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所起

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卢萨卡协定》的签署。

关于安哥拉,我国对政府部队和安盟运动间重新开战深表遗憾。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第864(1993)、1127(1997)和1173(1998)号决议,促请安盟尊重它根据《卢萨卡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恢复和平与安全。

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我们促请双方遵守停火,争取在非洲统一组织计划的基础上找到和平解决。这方面,我们寄大希望于非统组织现任主席阿布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的斡旋工作,以实现冲突和平与公正的解决。

关于科索沃,我国满意地注意到,在结束暴力,恢复信任和重建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建立联合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即在全世界维持和平、安全与稳定。本组织的《宪章》的文字和精神规定各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旨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今天在我们将要跨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努力履行《宪章》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共同努力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多米尼加外交、贸易和市场开拓部长诺里斯·查尔斯先生阁下发言。

查里斯先生(多米尼加)(以英语发言):我荣幸有此机会向古里拉布和他的国家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他当选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他广博的外交经验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本届会议的工作将快速、高超和干练地进行。同时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和感谢他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以干练的方式主持了第五十三届会议。

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这一关键时期中所表现的卓越和堪称典范的领导素质。多米尼加联邦欢迎和祝贺三个新成员国——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王国加入联合国。我们保证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同它们合作。

我借此机会,就弗洛伊德号飓风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财产破坏,向巴哈马与美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我国政府最深切的同情。我也向希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土耳其和最近墨西哥地震的受害者们,表达我国政府的同情。我们也向日本核事故受害者表示同情。

多米尼加共和国联邦支持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体系,消除浪费和重叠,更加有效地利用本组织的资源。联合国创立时受权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目前在世界各地许多联合国特派团就是本组织努力履行它在这方面的《宪章》义务的证明。但是我们继续认为,改组和振兴的进程最后应造成一个有能力、同情心和效力应付地球村多数公民所面对的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组织。

我们并没有忘记联合国系统对在世界各地改善保健、消除疾病和提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标准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当联合国仍然是因政治、宗教或种族冲突每年流离失所的成千上万的人的最后希望时,它一直位于使国际社会集中关注人权问题努力的前列。

但消除贫穷仍然是未被履行的承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的状况下,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健、基本教育或甚至于洁净的饮用水。我们承认,消除贫穷并不是一项仅由联合国系统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一项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承担的任务,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改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费用要比处理持续的经济剥夺和社会堕落的结果的费用要低廉得多。现在正是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了。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多米尼加联邦支持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和其协调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和会员国之间的分歧所进行的努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意义深远的改革应反映当今的经济和地域实现,并必须合理地扩大其成员数和各区域集团的公平代表性,对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也不应该区别对待。

多米尼加联邦称赞在1999年8月30日人民协商中所反映出的东帝汶人民的决定。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决定取消协商结果和维持殖民现状的人对东帝汶人民施暴的行为表示悲痛和谴责。我们赞扬联合国在使协商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并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授权建立一支多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决定,以便在东帝汶人民寻求维护他们的自决权的过程中保护东帝汶人民。

多米尼加联邦愿再次谈一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及其人民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身份问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亚洲地区的民主典范,它有能力并愿意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华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得它能够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方案对缓解贫困作出贡献。多米

尼加担心的是,一个拥有民主选举政府,对一个拥有2200万人口的既定地理区域行使着主权的工业化国家却被剥夺了联合国会员资格。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正,以确保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公民在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中拥有代表发言权。

近来结束的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供了一次审查《1994年巴巴多斯行动计划》的机会。在这一方面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块意义深远的里程碑。后续行动和国际社会对实施许多提案和建议给予重视将不仅有助于确保会议的成功,而且还有助于维持联合国的信誉和这些会议的有效性。

多米尼加,作为一个始终承认保护环境重要性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里约首脑会议上作出了积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两年之后,多米尼加参加了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并试图在我国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家一级执行《行动计划》。

《巴巴多斯行动计划》承认了沿海和海洋资源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多米尼加联邦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多年来审慎地使用我国的沿海和海洋资源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民的经济福利和生计。此外,成功地执行我国的经济——旅游发展计划主要依赖于维护和保存我们这一岛国周围的海域中的海洋和生物资源。这些资源正不断面临着来自许多方面的严重威胁:例如外国拥有的远洋客轮不受惩罚地非法倾倒废物;非本地的渔船过度捕捞;以及利用加勒比海运输核废料和其他危险物质。

多米尼加联邦与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其他成员一起,继续将通过加勒比海运输核废料和危险物质的危险做法视为对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本地区人民生计和福利的潜在严重威胁,而且我们呼吁那些正在这么做的国家对我们的合法忧虑显示出适当的关心。我们真诚寻求国际社会支持我们为制止通过加勒比海运输这些危险物质正在进行的努力。此外,加共体成员国呼吁大会承认加勒比海是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特殊领域,并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这一概念及其发展。

多米尼加联邦赞赏联合国在大会特别会议上特别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真诚地期望,当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法使人们关注它们的特定忧虑和环境时,在今年晚些时候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也能明显地获得同样的承认和支持。

多米尼加联邦,像大多数脆弱的小国一样,面临着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挑战,尤其是在多边贸易领域。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它们在乌拉圭回合所作承诺时正在遇到困难。在新一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将于12月在西雅图发起之时,我们正处在作出进一步承诺的前夕。谈判进程本身将发展中国家暴露在多边贸易制度日益加剧的悬殊面前。除非这些谈判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情况,否则,我们发展中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在一段时间内,弱小国家将继续需要区别对待,作为推动其融入世界经济的手段。

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不是正面的经验。多米尼加和其他加勒比香蕉生产国的经济严重依赖这一单一作物的出口收入。世界贸易组织在香蕉问题上的裁决导致我们的香蕉出口急剧减少。我们的香蕉是小农户种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可能一笔勾销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导致农村地区失业和贫困的加剧。

我们需要设法解决香蕉争端,以使我们的农民能够继续谋生。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制订关税限额,作为最有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然而,北美洲的多国香蕉公司坚持同化税率,这将最终导致加勒比和其他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种植香蕉的小生产者的消亡。我们一再得到保证,声称我们的北方邻国无意伤害加勒比生产者,但他们的行动却不是这样。此外,他们坚持对多边贸易规则作严格解释,表明了对种植香蕉的小农户困境的麻木不仁。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适应不应损害弱小国家的发展进程。

我要简单但诚恳地呼吁本组织解决我们的姐妹岛国古巴公民的困境,否则,我对本地区目前所面临问题的关注就是不完整的。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世纪,联合国必须继续谴责对古巴旷日持久的经济封锁。

这一错误行动是不公正的、无理地和直接地侵害古巴人民追求和平存在、经济繁荣和自决的权力。因此,多米尼加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呼吁结束这一封锁。我们所有人都应采取较友善的方法解决双边争端。

多米尼加准备在1999年11月3日庆祝独立21周年纪念日,它将继续装备自身及其公民,以应付全球环境和新的千年的挑战。多米尼加联邦努力确保其政策和方案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必要的领导、机构和基础设施。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我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体现在可里奥尔音乐、舞蹈和其他表达形式中,因此,我们相信,如果世界人民学会尊重和宽容其他人的文化、宗教和传统。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 and 美好。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多米尼加重申其对联合国理想的承诺,保证尽其一切力量支持各国的努力,尤其是弱小的发展中岛国的努力。多米尼加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相信,有全体会员国的支持和上帝的帮助,我们必将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塞尤姆·梅斯芬先生阁下发言。

梅斯芬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以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名义,祝贺你来主持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而这届会议恰好是在一个重大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召开的。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确实非常高兴和骄傲地看到你来主持这一讲坛,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多年来驻联合国的代表,你曾为贵国纳米比亚的独立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于1990年取得胜利。你就任这一崇高职位是对非洲无数儿女多年来为从殖民统治下彻底解放非洲而进行的斗争的恰当赞誉。我要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履行委托给你的各项沉重职责时提供最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的出色工作,我们就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向他表示敬意。

我还要对本组织的新成员——瑙鲁共和国、汤加王国和基里巴斯共和国表示欢迎。

对我国极为尊重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我要再次表明我们的友谊,并重申我们始终极为赞赏他的智慧和远见。由他来领导这一世界组织确实使非洲少有人感到欣慰。否则,非洲大陆在这一组织中根本没有什么声音。

在这一讲坛中召开的这一年度会议,为会员国提供了一次特殊的机会,可借以表明我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作为世界特定地区的一部分,和作为一个国家对我们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大会本届会议议程上的170个项目清楚表明了国际社会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所面临的问题的广泛程度。但将这些问题分出轻重缓急有时并不容易。它们显然是相互联系的,对埃塞俄比亚这样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及联合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在国际生活各个领域都面临极严重的问题。

贫困、不发达和债务负担都在发展中国家当前努力应付的形形色色问题之列。埃塞俄比亚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也不能避免这些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非常明显,尽管我们为克服这些问题作出了坚决努力。

在这次发言中,我不准备详细描述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我只想讲一个问题:集体安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联合国如何在这一重要领域令这些国家失望。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这个问题更是非常恰当和及时,因为一年多来,我们始终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而这也不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次。

联合国对我们始终很重要,其《宪章》中保证它要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手段,成为人类努力的各个领域中国际合作的根据。这一直是我们希望的源泉。但我们作为非洲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已不很清楚是否始终有理由抱有这种希望。

从非洲的观点来看,确实很难满怀信心地断言,联合国组织也是我们的组织。其他发展中国家想必也是如此。但非洲的情况更其独特。无论是在经济合作领域还是涉及和平与安全,我们非洲大陆继续是世界上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合作最不利的一个地区。《宪章》序言提到的“我联合国人民”和所载崇高理想,对非洲来说仍然是遥远梦想。

这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夸张其辞,是企图转移对非洲自己造成自己困境的指责,因此是对联合国工作的苛刻的评价。我们埃塞俄比亚要首先承认我们同联合国及其机构各种形式合作对我们具有重要价值,有些合作的确很有效。我们若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联合国及其许许多多竭诚奉献的工作人员的不公。

在这方面,对联合国工作给予平衡的评价,就会看到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的良好工作。除此之外,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多数专门机构——在协调各国在各个重要领域的活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的确,非洲、特别是非洲的一些国家看来有独特的方式能够让现有的机会白白丢掉,不能取得和平与发展的进展。但是,不能仅仅用非洲大陆人民做了或没有做什么来解释非洲的情况。只要看一看冷战和冷战带来的超级大国争夺,看一看超级大国的争夺在非洲造成的混乱,就足以让人知道非洲的痛苦并不总是非洲自己造成的。

但是,无论非洲的困境起因如何,共同命运的精神、相互依赖和《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应该让国际社会更主动给予非洲这样的地区有效的合作,使之克服人民面临的发展障碍。

目前尚没有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在债务负担问题上再明显不过了,因为债务负担仍然是影响发展和减轻贫穷的最重要因素。迄今国际上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步骤减轻这一灾难,近期内也没有可见的办法。这有力地说明《宪章》中关于国际合作的允诺仍然是空洞的口号。如果我们对于联合国在我们即将进入的下个世纪的设想并没有包含解决这一危险的办法了,那么,对人类的大多数来说,联合国必将比今天还没有意义。

还不仅仅是联合国在进入下个世纪时拿不出真正的国际合作来与贫穷作斗争。更令人担心的是,联合国在进入下个世纪时它在集体安全体制方面的信誉扫地,当前,很少有人相信这种体制的确是国际社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工具。

不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在这方面,联合国常常不是世界人民集体安全利益的监护者,而且那些有影响的国家的特殊安全利益的监护者。在这方面存在着许多双重标准,即使在捍卫国际法的某些神圣原则问题上也是如此。

非洲无法对处理自己拥有的即使是很小的建立非洲大陆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机会感到自豪即使是已经公认该区域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非洲这方面困境的主要根源。事实依然是,不良管理、资源的管理不善、缺乏对多样性的容忍以及侵犯人权行为的确加剧了我们大陆的一些冲突。因此,我们不能完全逃脱我们应该担负部分责任。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找出我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但另一方面,事实仍然是,非洲得到很少的有效国际合作,特别是很少得到联合国帮助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困难的有效国际合作。非洲冲突的命运要么是被忽视,要么如果不被忽视,也是以不同的标准判断和对待非洲的冲突。请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卢旺达的种族清洗是非洲的一个耻辱,但它也让人了解非洲所领教过的双重标准。索马里及其人民现在被搁在一边任其自流,对索马里人民和邻国的和平与稳定的后果如何无人过问,这种情况再次说明哪种冲突引起或没有引起那些有影响的国家的严重关切并动员联合国努力采取行动履行其集体安全的职责。如果索马

里的动乱变成恐怖主义的滋生地,但只要威胁仅限于安全理事会中几乎没有发言权那些国家,这对有权决定安全理事会该干什么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索马里冲突的确很复杂,但并不会比世界其它地方的其它冲突更复杂。索马里目前处于动乱之中,过去九年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并不是因为危机难以消除,而是因为索马里被冷落了。该国没有被列为联合国的首要议程项目,并不是因为它不能堂堂正正地要求成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优先考虑,而是因为有影响的国家的利益没有受到影响。这基本上也是安哥拉和塞拉利昂以及早些时候的利比里亚的情况。

简而言之,联合国有负于非洲,现在它已带着这个记录一只脚踏入下个世纪。关于索马里,我想指出,埃塞俄比亚被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授权追踪和援助解决索马里的危机,它完全支持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先生上星期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现任主席身份在这一讲台上发出的倡议。

我本国在过去一半年中的经历就大量证实了联合国如何能够有负于一个非洲国家,它被认为除了服从强国的不公正决定别无选择。事实上,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所说的就是规定主权国家享有固有自卫权利的宪章第五十一条,不适用于埃塞俄比亚这样的穷国。在我们试图确保和平解决厄立特里亚对我们的无端侵略所引起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的危机时,这就是我们的经历。

在1998年5月之前,埃塞俄比亚一直在培育和平,它最终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实现和平。厄立特里亚问题——埃塞俄比亚不稳定局面的根源之一——得到了解决,是埃塞俄比亚首先承认了新国家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成为我们分区域和平的堡垒,这个事实已得到许多人的承认。通过遣散50万军队,并把预算中最小部分——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埃塞俄比亚正在以行动表明穷国有时间对其主要的敌人开战,这主要敌人就是贫困和落后。

埃塞俄比亚的新方向确实产生了红利,尤其是经济增长:在困难的过渡时期后,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但后来出现了悲剧,我们成了厄立特里亚侵略的受害者。1998年5月厄立特里亚对我们的无端侵略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教训,即只要存在崇拜武力的无赖国家,领导人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作出的决定在国内不受限制,国家单方面作出决定就不一定实现和平。

厄立特里亚不仅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而且对其本国人民和该分区域各国来说,都成为悲剧的源泉。1993年它刚实现正式独立,就挑起与苏丹的战争,随后是1995年11月对也门进行无端袭击。1996年,厄立特里亚再次以同一意非法方式,使用武力宣称拥有吉布提的一部分领土——这一鲁莽企图也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努力,而被及时平息。

因此,1998年5月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是象以前一样的同一明显行为方式的一部分,这一行为现在已使得该国成为我们分区域,尤其是索马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在索马里这个根本没有国家运作机构的国家,厄立特里亚的毁灭性活动已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厄立特里亚正在与索马里的军阀合作,武装和培训它们,并资助它们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因而加重了该国已经不稳定和不明朗的局面并给我们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带来种种不利后果,而一切都符合它的卑鄙动机,即利用索马里的无政府和无法律状态,推进其破坏非洲之角各国稳定的不负责任的政策。

厄立特里亚侵略埃塞俄比亚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问地球上最年轻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其人民几乎还没有从长期解放战争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如何能够有能力开始进行一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破坏整个非洲之角分区域——或就此而言整个非洲——的稳定。除厄立特里亚的能力问题之外,人们一直在疑惑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新成员采取如此行动的动机是什么,这种行动对我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不难找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各国间的破坏性力量并不需要任何特殊能力或资源。小国能象大国一样造成破坏并使国际社会日子难过。事实上,处于国际生活外围的一个极端主义集团,没有任何精心计划的组织结构,也能不太费力而成功地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的易受伤害的分区域。事实上,似乎也不需要任何特殊能力就可以成为无赖国家。无赖国家本身不是天生的,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成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厄立特里亚所看到的:厄立特里亚政府不仅与我们分区域的不满集团合作,而且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合作,培训、资助和全面支持它们破坏分区域稳定的最终目标。我们不相信厄立特里亚这种行为有外部根源。它的根源是内部的。它为那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的本质所定。如果一国的国内政治进程对其领导人没有约束因素,这迟早必然要对那个分区域各国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在厄立特里亚,这一现象今天已明显可见。完全没有正常国家所需要的国内体制;缺乏对领导人的问责制;不存在甚至类似制衡的体制——实际上没有宪法秩序——是厄立特里亚今天的显著特征。多元主义、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在厄立特里亚都不存在。民主选择在那里当然也是闻所未闻的。事实上,就遵守基本人权和自由及善政而言,厄立特里亚与国际社会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实际上是处于一人各种怪念头的统治之下。这些国内政治特征的后果及其对我们分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是,归根结底,厄立特里亚人民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正在承受其政府在非洲之角的破坏性政策和活动所带来的艰难的冲击。

凡是密切注意厄立特里亚领导人给埃塞俄比亚造成的这一悲剧的人,不会不知道埃塞俄比亚九个月来为确保通过和平手段扭转厄立特里亚的侵略作出了多大的努力。但这没有起作用。最令人遗憾是,联合国令我们失望。相形之下,我想对非统组织和非洲在整个危机中为捍卫本组织赖以创立的各项原则所采取的可嘉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

但是,尽管非统组织作出了努力,厄立特里亚不听。联合国假装没有发生侵略,尽管它了解情况。安全理事会象国际社会一些国家那样,甚至进一步协调努力以惩罚侵略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一个国家侵略或严重违反国际法,这个国家以无法无天的习惯著称。

安全理事会成员一开始便十分清楚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赤裸裸和无端的侵略。但是它们决定将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描述为边界争端。这至少是回避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清楚表明安理会未能坚持国际法最崇高的原则,即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自卫除外。这是否认集体安全概念,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在接受《联合国宪章》时都对这个概念表示信任。

安全理事会似乎为了强调它未能坚持国际法治,在1998年6月26日通过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冲突的第一项决议中要求立即停火,实际上奖励侵略。什么能比在呼吁停火前不要求放弃侵略更好地证明安理会未能对侵略采取坚定立场?什么能更好地鼓励厄立特里亚这样的侵略者继续侵略,甚至从其肆无忌惮的行径中得到更多收益?

更令人沮丧和无理的是,安全理事会1999年6月23日发表的声明提醒我们“对喂养我们各国人民的首要责任”,好象穷国无权捍卫其主权。这是否要暗示主

权概念对于埃塞俄比亚各种穷国毫无意义?回顾历史,这是国际联盟60多年前对我们说的话,虽然用的不是这些词。然而,这不是我们今天期待联合国做的事。

更有甚者,安全理事会1999年2月10日通过第1227(1999)号决议决定敦促各国终止对侵略者和受害者双方的军火销售,同时继续审议如何修订非洲统一组织提交而且埃塞俄比亚已接受的和平建议,使侵略者能够接受而不利受害者。

这也是安全理事会1999年2月24日非正式审议的实质内容。实际上让侵略者等待侵略受害者屈服于压力。

一个穷国拒绝受侮辱,这个穷国正好是侵略受害者,这显然造成某些后果。惩罚几乎是无止境的。这包括金融机构中期改变游戏规则。在埃塞俄比亚情况中,它们认为应取消正在进行的方案,其理由是同实际业务评估结果毫无关系的非技术考虑。这是埃塞俄比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方面的经历,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政治理由暂停了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虽然它很清楚根据有关标准绝无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一旦安全理事会定下调子,其它人容易忽视不公正情况并支持嘲弄基本正义的立场。欧洲联盟和其它机构及国家跳上马车,向埃塞俄比亚表明穷国无权保卫自己,不听这种警告会有后果。的确有后果。埃塞俄比亚只有一个过错,即它坚持不能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奖励侵略,包括要求无条件停火,这是侵略者的要求,有人认为这种要求符合重要国家的利益。受害者的主权不算数。这是厄立特里亚先夺取土地,后请受害者谈判的无法无天哲学对我们整个区域的含义。

但是我不应留下一印象:所有人在我国有需要时不体谅我们。的确,充分珍视发展伙伴关系的国家和机构同我们站在一起,它们认识到停止向侵略受害者提供发展援助等于奖励侵略。这些国家不仅没有中断援助,而且在一些情况中增加了援助。我谨代表埃塞俄比亚人民向这些国家和机构深表谢意,我们将永远珍视它们的声援。

鉴于这种经历,我们很难完全信任联合国和国际合作。而且难以信赖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体系的效力。

联合国无法回避分担厄立特里亚九个月顽固不化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的责任。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危机最终导致了重大战斗,不仅因为侵略者顽固不化,拒绝给和平一次机会,而且因为联合国未表示捍卫国际法原则。

关于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正当感觉是,联合国未坚持其原则的确可与1936年国际联盟对我国的不公正做法相比。

但这个事件具有超越埃塞俄比亚的更广泛影响。它提出了有关联合国作为国际法原则捍卫者的能力的根本问题——这种捍卫在仅限于确认原则时不具有所涉财政问题。联合国已向我们表明,它甚至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这要求答复,如果答复是坦率的,便应采取激烈措施,使我们能有一个平等接纳各国的联合国。

至于埃塞俄比亚对和平的承诺,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自厄立特里亚入侵以来一直明确表明的那样。埃塞俄比亚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我们说过侵略不应当得到好报。和平需要扭转侵略行为。任何国家如在埃塞俄比亚的境地会有同样的要求。埃塞俄比亚没有要求更多。

厄立特里亚现在说,该国愿意做它在一年半以前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即联合国从来没有勇气要求该国做到的事情。尽管这本身为埃塞俄比亚恢复了清白,但经验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必须保证,在关于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军的任何协议中必须没有任何漏洞。这就是我们现在与非统组织进行的对话的实质。受侵略的国家合理要求侵略国澄清其承诺,绝对不应是什么难事。

的确,应当保护有关各项原则,以便不仅维护埃塞俄比亚的利益,而且也要维护我们这一分区域和分区域以外各国的利益。厄立特里亚所表现出的无法妄为和蔑视国际法原则的态度,毒化了整个地区,必须加以制止。而制止方法至少是要向其领导层发出明确的信息:不能在容忍下去了,侵略不应当得到好报。对于那些在自己国家里甚至没有政府机构门面,逍遥法外,不负责任的人尤其是必要的。正因为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持要求,不得允许厄立特里亚从其无法无天的行为中获得任何好处。正因为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持要求——而且并不是毫无牺牲的要求——再一次缔结的各项协议中不应当有任何漏洞,这样,侵略不得好报原则能够得以明确而好不含糊的得以强调。因此,我们仍然希望——仍存一线希望——埃塞俄比亚的关注能够得到适当的考量,从而使我们能比较容易地放弃厄立特里亚侵略造成的灾难。

联合国正处于十字街口。联合国不能颠跛向前,不能原封不动地带着各种弱点进入下一世纪。需要改革

的。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持原样,既不具代表性,也不能关心多数国家的利益。现在恢复对于半个世纪以前本组织《宪章》中所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信心还为时不晚。需要恢复联合国的声誉。联合国怎样才能取得所有会员国及其人民的信任呢?这是我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联合国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海尔·威尔登萨艾先生阁下发言。

威尔登萨艾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与以前几位发言者一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你的经验和才干以及你对自由与正义的献身精神使你有资格领导联合国在新的一年里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和平。

我并借此机会赞扬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因为他以有效的方式指导了上届会议的工作。我并感谢秘书长对和平事业所做的忠心耿耿和典范性贡献。

并请允许我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成为我们组织的新的会员国。

令人深感关注的是,今年各项冲突还在继续,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冲突的起源。而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注意到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的倾向日增。这对各国的独立与团结以及对区域与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今年里,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都发生了一些极为血腥的国际和国家内部冲突。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遭受这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稳定性在1999年发生了恶化。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52个成员国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1999年的经济状况比前一年更差,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将近20个国家遭受到内部武装冲突或者国家间战争。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所有遭受经济萧条的国家都是卷入冲突的国家。

在这20个国家里,处境最糟的是非洲之角国家。这些国家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赤贫中。多数缺少或完全没有粮食。他们中间百病丛生。这些国家多数经济状况处于崩溃状况。这一地区政治上很不稳定,并受到冲突的折磨。并不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捐助国和国际财政机构十分正确地谴责了这种状况,并且告诉其中一些国家,他们最好向几百万饥民提供粮食,更好地管理其经济,而不要浪费千百万金钱来支助错误的军事冒险。

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非洲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经济停滞和贫困是冲突的直接后果。但是,在其他地方情况与非洲一样明显。因此,在东帝汶、阿富汗、科索沃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与非洲之角、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的局势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冲突重挫发展计划,并给人们的生活条件带来消极影响。在几乎所有情况里,冲突成为饥荒和严重违反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方面的危机的内在因素。如果国际社会认为和平是不能分割的,认为一个地区的事态会影响到另一个地区,那么它便不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能仍面临威胁时表现出自满。

已经提出了各种理由,包括民族和宗教仇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满情绪以及失业,作为冲突的根本起因。尽管这些都是切实的因素,但绝对不能忘记,国内对外的领土扩张主义,以及决心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对邻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实行政治和经济要挟来实现扩张,正是非洲之角冲突与不安宁的主要起因。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领土野心及其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这正是上述情况的一个实例。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爆发已经16个月了,其根源在于埃塞俄比亚公开推行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扩张政策及其对厄立特里亚大片领土的有系统兼并。自冲突开始以来,厄立特里亚就始终一贯地推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即使面对挑衅、蚕食我国领土以及公然侵略的行为之时仍然推行这一政策。为此目的,我国在冲突爆发之前试图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和平对话,以便心平气和地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两国边界的争端。甚至在冲突开始之后,厄立特里亚仍然一再要求埃塞俄比亚方面同意接受双边谈判。当埃塞俄比亚拒绝这一点时,厄立特里亚单方面提出了一项建议,其中详细地列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式,而这又受到了埃塞俄比亚政权的拒绝。

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时,厄立特里亚尽管有严重保留,但还是接受了非统组织在1998年6月举行的瓦加杜古首脑会议之后向双方提出的框架协议,但在这之前,我国已经收到了有关一些关键性问题的澄清。厄立特里亚并在1999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欣然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实施框架协议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埃塞俄比亚根据其自己单方面对框架协议的解释所提出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没有根据的新的先决条件。厄立特里亚宣布,我国接受这一模式只是出于和平的利益,出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福利。最

后,厄立特里亚并且毫不拖延地接受了于1999年8月23日向双方提出的实施框架协议及各项模式的技术性安排。

实施框架协议的条款除其它内容外,将要求做到以下一点:它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将双方部队从有争议的领土部署到其它地区,在这些地区部署维持和平部队,厄立特里亚对此作了充分的承诺。对于确定冲突的起源,需要对事件前后发生的历史作一调查。厄立特里亚欢迎这一点,因为这将不可辩驳地确认真正的侵略者。厄立特里亚现在急切地等待调查结果,实施框架条约将能确定两国间边界的精确的位置。厄立特里亚对此十分积极。厄立特里亚深信,国际社会也以同样急迫和积极的心情希望了解所有这些和其它有关事项的实际真相。

在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政府决心不择手段地实现其领土扩张野心。为此目的,1997年和1998年,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和民兵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将厄立特里亚人从厄立特里亚领土赶走,并且将厄立特里亚南部和东南部领土纳入埃塞俄比亚。该国政府接着拒绝了厄立特里亚有关直接和平谈判的一切建议,即使在口头上赞同框架协议时,仍然疯狂地准备新的侵略。1999年2月6日,该国在两国共同边界的那些地方发动了侵略,而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的和平调解人员正在进行穿梭外交,以便结束冲突。可悲的是,几万埃塞俄比亚人和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在这场侵略中遭到了伤亡。

当厄立特里亚接受了框架协议时,埃塞俄比亚又根据自己对协议的解释提出了新的先决条件,而不愿与厄立特里亚一起共同实施和平计划。但最后,经过一再推诿和拖延之后,埃塞俄比亚终于接受了这一模式,实际上这一模式的制定就是为了满足其不公正、不平等和毫无根据的要求。最后,埃塞俄比亚又于1999年9月4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等于拒绝了只是实施框架协议和各项模式的一个程序的技术安排,其站不住脚的理由是,技术性安排中含有不属于前两份文件规定的内容。一个星期之后,在埃塞俄比亚新年之前,该国总统再次声明埃塞俄比亚要发动以前已经宣布的战争,该国总统并公开宣布,埃塞俄比亚将使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有争议的领土。这就公然背弃了非统组织的努力,而非统组织的所有文件都得到了联合国及其它有关组织和国家政府的赞同。

非统组织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提问和关注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澄清。同时可以回顾,非统组织决定,双方都已接受,对于各项文件的任何解释都必须由非统

组织及其现任主席来进行。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也同意担任认真实施非统组织和平计划所有规定的保障者。因此,埃塞俄比亚最近威胁发动战争,并随后背弃其对于坚持和平解决冲突的非统组织和平进程的承诺,都是对非统组织、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蔑视。埃塞俄比亚坚持在新的先决条件满足之前拒绝接受技术性安排是以和平进程为抵押品,尽管国际社会为了和平计划能够得到接受和迅速实施作了积极的努力。

尽管荒诞离奇,毫无理由,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如果该国不得到非统组织坚决保证埃塞俄比亚对有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该国就不能接受技术性安排。显然,这直接违背并公然抵触了框架协议,协议的规定明确宣布:

“重新部署部队将不影响有关地区的最后地位,这一地位将在边界的定界和划定接受之后确定。在必要情况下,将通过适当的仲裁机制确定”。(S/1999/1223,附件,第25页)

当然,在确定领土归属问题之前预先承认一方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充分主权这种立场毫无疑问地歪曲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准则。埃塞俄比亚还声称,它之所以决定使用武力控制有争议的地区是为了自卫。这种思维完全将自卫的概念转变为自私自利的概念。

不难断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哪一方保证认真履行其对非统组织一揽子和平方案承担的义务,哪一方决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略破坏《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从而威胁了本区域的和平、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不难确定哪一方决心以侵略、胁迫、渗透和花招来改变领土,显然违反了《非统组织章程》和《联合国宪章》。随便分析一下两国的媒体——尤其是广播媒体——也将看出哪一方正煽起种族仇恨的火焰,并正为一场新的战争而积极从事宣传和准备,从而犯下破坏和平的罪行。简言之,很容易查明哪一方正致力于和平,哪一方正致力于战争和侵略。

战争风云再次不祥地笼罩在我们的区域。现在不言自明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仍决心推行一项基于暴力侵略的政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以其强烈的战争歇斯底里心态,正表明它准备再次入侵我国。我们不想进行战斗。长期的独立战争的痛苦经验使我们畏惧战争,我们不寻求任何领土扩张,我们没有侵略任何其它国家的计划。我们争取同我们所有邻国和平合作地生活。然而,如果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而且愿意为捍卫我国主权及保持我们作为一国人民的尊严而战斗。在这

方面,厄立特里亚在大会中庄严宣布:对任何新的军事交战的责任,将由亚的斯亚贝巴政权承担。

我们面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我国国民犯下的侵略、挑衅和各种罪行,历行谨慎和忍耐。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国民不受由任何国家政府造成的伤害。然而,厄立特里亚迄今希望对公然和粗暴侵犯厄立特里亚人和厄立特里亚裔埃塞俄比亚人的人权的情况作出平和的反应,希望确保冲突的和平解决。

然而,任何有尊严的国家所必须容忍的恶劣行为是有限度的。任何值得其人民信任的政府都不会接受不捍卫该国及其它所代表的人民不受侵略。一个进行了长期斗争、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并排除万难而赢得其独立的人民面对侵略者而失去其作为一个人民和国家的权利,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灾难。

那些热爱自由和正义并尊重各国人民平等的人,那些致力于和平并珍视联合国的准则和原则的人,有责任确保法律和道德原则战胜国际上的无法无天和不道德的现象。

埃塞俄比亚扬言进行的侵略,必须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深切关注,这两个组织始终敦促双方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双方承认和尊重各自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为此,厄立特里亚认为大会有责任坚持非统组织的决定,该决定已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赞同,并要求大会谴责埃塞俄比亚重新准备向厄立特里亚发动战争,以及要求它接受和执行非统组织的一揽子和平计划。诚然,如果必须在过去6个月中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继续进行战争不会有任何收益,而可能失去一切。

因此,厄立特里亚政府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第一,谴责埃塞俄比亚坚持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第二,确立一种让埃塞俄比亚必须对一揽子和平计划作出明确答复的短期时间表;第三,采取及时和适当的措施以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整个非统组织的和平计划;第四,立即部署一个观察团以在重新出现冲突时查明侵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下面请安哥拉外交部长若昂·贝尔纳多·德米兰达先生阁下发言。

德米兰达先生(安哥拉)(以葡萄牙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英文稿):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代表安哥拉共和国政

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当选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是对你的经验、能力和外交才干以及对纳米比亚的国际角色的承认。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不仅享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而且还享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联系。我们真诚希望你的任务将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祝贺离任主席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在其任职期间所完成的出色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以明智和透明的方式领导了本组织。

我们还高兴地欢迎联合国的新成员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它们的加入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则的普遍性。安哥拉确信,这些国家将能够成功地承担起它们的责任,从而推动加强本组织和南太平洋区域及整个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五十年来,联合国为促进其《宪章》所载的理想从事了各种活动。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曾认为大规模相互残杀的战争将成为历史;世界将不再有紧张和不安全;我们现在将能够高兴地看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大部分人口将摆脱死于贫穷和痛苦的危险。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世界成了它自己的人质。由于仇恨以及人种、种族和宗教不容异己;由于人民的自决权被剥夺;甚至由于某些政客抱有以武力夺权的无法理解的野心或试图阻挠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最崇高意愿,因此出现了大量新的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大量滋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没有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对潜在危机立即作出正确回应。尽管世界各地都出现不稳定,但由于国际社会某些成员缺乏政治意愿,因此没有对建立这样一种安全制度作出有力承诺。这表明世界仍远远没有实现长期渴望的和平与发展。更有甚者,某些国际法实体从物质和全球战略利益角度对待实现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牺牲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念。

我们满怀歉疚地看到,我们仍远远没有给这种性质的局势找出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对类似的人类苦难情况所作的回应并不一致。

这些事实可能使我们相信,我们所涉及的是一种双重标准和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文字的有限政策。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政治、法律和道义上有义务工作得更努力些,以便使面临战争灾祸的人民能够

实现持久和平。如果人们团结起来,决心适用各项原则和决定,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就能够在全世界得以实现。

全世界对有罪无罚现象的宽容助长了在全世界大量滋生的叛乱集团领导人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破坏活动,民间社会就是其主要受害者。对相同的系统和大规模违反人权情况和在世界某些地区出现的战争罪行区别对待,使得国际司法制度无法以必要的效力采取行动,对付本世纪非洲出现的某些最野蛮的嗜血罪犯。我们相信,如果对所有严重罪行的罪犯施加联合国的政治和道义力量,则那将使所有那些可能愿意诉诸颠覆和恐怖主义的人感到沮丧。这样,国际社会就能防止出现新的冲突。

我们完全意识到,国家负有为防止冲突铺平道路的主要责任。民主会促进尊重人权,实施民主和建立睦邻关系会有助于防止发生冲突。的确,如果卷入危机的各国真诚地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和各区组织制定的国际义务,则现有的许多危机就不会长期存在。我特别指的是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为此,应该进一步巩固国家履行此类国际义务的机制。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赞扬秘书长在巩固预防性外交机制方面所作的工作。但是,特别自1998年以来战争数目的增加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离达到目标仍差得很远。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创建预防冲突的体制能力,包括区域预警机制。

关于解决冲突,安哥拉的经验使我们不得不强调,现在迫切需要重新确定主要在维持和平行动领域的方法和战略。造成由联合国领导的若干维持和平行动没有取得全面成功的其他基本因素有:和平协定的核查制度显然十分脆弱;人们趋于同样对待和平协定的违反者和履行者;忽视表明一方缺乏政治意愿和没有诚意的早期迹象;以及随后迟迟不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必须依赖和诉诸联合国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其重要作用。安哥拉依然认为,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和平,联合国的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谨愿表明,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应该以更现实和更有效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以期不辜负人民渴望和平的期望,并切实确保联合国的信誉。

我现在要谈一谈安哥拉局势,自从政府和安盟签署《卢萨卡议定书》以来已过了5年了。但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尤其是,安盟没有完全解除武装,国家在非法占领区的权威也没有恢复。相反,叛乱

分子坚持拒不充分履行其义务及其对武力夺权的偏爱,使该国陷入了新的暴力时代。

在拒绝 1992 年普选投票表达的人民意愿和没有履行——1989 年在前扎伊尔的巴多利特、1991 年在葡萄牙和 1994 年在卢萨卡——同政府缔结的三项和平协定的规定之后,萨文比先生仍热衷于继续开展破坏稳定运动。其中包括使民主体制无法顺利运作、破坏城市、城镇、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及私人财产;以及无情地杀害平民。他这样做使得全体安哥拉人民都遭受苦难、疾病和饥荒。

由于这些行动,除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已被杀死外,还有几乎 300 万人离开其家园,到政府控制的地区寻求避难。这批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萨文比及其军事侧翼重新发动战争,但政府仍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框架内,真诚地从事和平协定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政府仍在确保普选产生的民主体制的运作,安盟成员也参加了政府和议会。

在国家武装部队中,民兵部队、安盟任命的军官和士兵依然忠于民主和民族和谐的理想。只有萨文比先生以及依然忠于他的人数已相当减少的合格人员为上台掌权而对进行战争仍感到兴趣。近年来萨文比所有的宣传都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并期望国际舞台的事态发展可能对他有利。他虚假的谈判信息使他有时间为新的军事冒险准备条件,因此是他的战略组成部分。

事实上,安哥拉和平进程中尚待进行的,是执行整一年期间在卢萨卡深入谈判的结果,特别是解除若纳斯·萨文比先生所有的军事部队,并在全国各地恢复国家行政管理。安哥拉政府早就在等待萨文比决定选择和平。安哥拉目前正在面临其它的政治和经济挑战,这一挑战不能由于一个认为战争是实现其个人计划唯一方式的渴望权力的个人的行为而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此外,由于不同意萨文比的态度,安盟的许多战斗人员和领导人已与他疏远。这些妇女和男子正在真诚地为巩固安哥拉民主进程而努力。

鉴于萨文比的故意阻挠行为,安全理事会决定对安盟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包括禁止直接参与安哥拉战争计划的安盟高级官员进行国际旅行。同样,由于萨文比对平民犯下的罪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宣布他为战犯,并因此宣布他是在实现安哥拉和平中不可靠的赌金保管人。1999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表示坚决支持最近在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

的决议,该决议将萨文比视为战犯,并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将他如此看待。我们相信,对于萨文比先生的罪犯性质以及他必须为其罪行和行动在国际上负责一事无可置疑。

安哥拉政府重申它继续决心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并为此目的,利用它能动用的一切手段,着手开始民族和解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明确表明其决心的事实是,尽管该国各地呈现着战争的气氛,但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拒绝公民或国内合法政治势力的权利和个人自由。

在 1991 年发起的政治改革的框架中,正在一个所有政党都参与的进程中编制一部新的宪法。新宪法的案文将加强法制,并巩固我们打算在安哥拉建立的那种类型的社会: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状态下的经济繁荣的社会。在经济方面,改革将按照其道路前进,以期为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更有利的外国投资环境加紧创造其他条件。

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支助和声援,特别是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行制裁方面,使安哥拉能更迅速地实现和平,并巩固和加速经济改革进程。

我们真诚希望,制裁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福勒大使建议的安全理事会的新倡议,以及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已表示的支持,可大大有助于加强制裁,解散正在补助萨文比进行战争的非法钻石贩运网络,并将其犯罪者交送法院。

安哥拉政府在作出执行和平努力的同时,还致力于支持对社会有影响的方案,并为安置社区重新打下基础,以期使国家的经济复兴。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吁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安哥拉将向大会提交的关于经济复兴的决议草案。除了表示它们对决议草案的支持之外,我们特别吁请我们的伙伴参与安哥拉经济复兴的工作。

拆除杀伤人员地雷的引信是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参与和支持的另一项任务。安哥拉政府将继续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参与工作,以便消除这一祸害。明确表明这一决心的事实是,我们是《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和销毁此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安哥拉及其邻国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取决于本区域的稳定。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不稳定正在危险地加剧,如不加以控制,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非洲大陆这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安哥拉将继续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

领导下,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执行和平的工作提供支助。在卢萨卡签署的《停火协议》及其全面执行,将为难民返回并为在刚果各派政治势力间开始对话铺平道路,而决定它们国家命运的责任就落在这些势力身上。人们也要求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在建立持久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要入侵国家作出姿态,撤离刚果领土并停止扩大它们的占领,这将是合理的。

在非洲之角,安哥拉欢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国政府接受非统组织编制的《框架协议》,以期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我们希望吁请两国都表现出灵活性,以便确保可在考虑到两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庆祝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关于索马里,我们吁请国际社会支持非统组织努力调和各政治和军事派别,并建立一个民选政府,使该国能在国家大家庭中重新享有它的地位。

关于西撒哈拉,《停火协议》的实施得以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导致举行公民投票的共同努力。安哥拉期望该进程将是透明和公平的,并期望双方将接受撒哈拉人民的裁决。

关于东帝汶,其人民因共同的语言和过去反对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的历史性斗争而与安哥拉有着联系。在宣布全民协商的结果后发生的暴力行为使我们感到不安。东帝汶人民赞成自决和独立的决定应受到尊重。现在联合国负有责任准备创造一种有利环境。在这方面,我们大力支持派出一支联合国国际和平部队。

至于中东,安哥拉欢迎庆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间的沙姆沙伊赫协议,这些协议使和平进程得以重新启动。我们认为,新的协议符合双方人民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愿望。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及其人民对古巴人民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处境感到关切。这种处境在目前正对他们国家实行的经济禁运下有所恶化。我们希望这一问题将通过建设性的双边对话获得解决。

最近的国际事态发展和下个千年的挑战要求联合国及其各主要机构,尤其是涉及和平与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司法的机构实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成员数目的增加对于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来说,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世界所有区域都必须得到平等代表。安哥拉重申不结盟国家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立场以及非统组织所通过的非洲的共同立场。

尽管一些经济体中取得了进展,而且新的世界萧条迹象已经消失,但国际经济形势继续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包括制约国际经济、货币和金融的不公平制度;保护主义措施的采用;世界贸易的单方面性质以及外债的加剧。外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

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导致使国际关系出现结构上的变革,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为此,北-南对话应该是严肃和透明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马绍尔群岛内务部长山村宏先生阁下发言。

山村先生(马绍尔群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当选主持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我向你转达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伊马塔·卡布阿阁下的热情致意。他要我提请大会注意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得到处理的各项问题。

如大会所知,马绍尔群岛曾被选作进行核试验的场所,以为人类造福。对于我国许多人来说,结果不是那么好。核试验使许多人离开家园,许多受到污染的影响。马绍尔群岛为核试验的影响及其所伴随的破坏所困扰。我自己的家乡乌蒂里克岛受到了严重影响。就在今天发言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历史的这一可怕阶段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我们已经谈到医疗方面的后果、治疗受害者的高昂费用以及受害地区的重建费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在当时进行试验时仍活着的居民中,甲状腺癌发病率很高。在试验结束数十年后,这些疾病仍在危害着我们。所引起的医疗和社会问题似乎可能无法消除。

然而,我们与前管理当局的对话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发展,最近的讨论突出强调有必要主动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而这是我们充分支持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困难,而我们却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国际专门知识。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在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发出的呼吁,即必须提供采取医疗措施所需的专门知识以及科技援助。我们已在争取使2000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充分反映这一关切。我们的慎重看法是,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处理,那么不扩散和整个核裁军将只是一句空话。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高效率地主持了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的审议工作。该届会议将是我们今年的一项突出成就。我希望,它将迎来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新开端。

在特别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无需在这里重复。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探讨如何将这些问题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其他工作。如果上星期所产生的结果不能够在我们的其他审议中得到充分反映,那将会产生不利作用。第二委员会面前的议程排得很满,显示了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心。我们将努力确保在适当时候就特别会议进行充分的反思。在国家一级,我们将通过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尽我们的力量。在区域一级,我们将与太平洋岛国的其他组织合作。

各项公约与可持续发展努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向来是清楚的。我们深为关切气候变化及其对我们的生活、文化、自然资源、经济和我们生存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现在我们正经历着气候变化。必须强调,坏天气并不是气候变化。然而,最近几年里人们所看到的恶劣情况显示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气候变化是一种疾病,而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症状。

在太平洋,我们经历了一些恶劣的天气以及我们正常气候的改变。基里巴斯和库克群岛北部已经变得更加潮湿,而斐济和汤加干旱更加严重。在萨摩亚,白天与夜间的湿差已经下降。库克群岛南部和汤加的气候也变得更加温暖。去年马绍尔群岛所遭受的干旱极为严重,它使各家庭每星期的淡水使用时间连两小时都不到。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说,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等待研究结果怎么说的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小岛屿所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我们还希望工业化国家将采取谨慎措施。不这样做就会招致世界各地岛屿居民的灭绝。

工业化国家应立即减少其废气排放量,而其他国家也应这样做。我们自己正在采取步骤,限制我们已经非常少的排放量。我们努力的一部分是发展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在这方面,我高兴地通知大会,我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一项太阳能政策。第一阶段将是实施一个项目,在所有外围岛屿保健中心和一所中学安装太阳能电池。在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支助下,我们可望能很快开始实施这一项目以及我们的总体政策。这一政策将帮助我们外围群岛社区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生计。

马绍尔群岛荣幸地主持了今年的小岛屿国家联盟气候变化问题讲习班。我们向所有各国政府推荐该讲习班的结果。我们要表示谢意意大利、挪威、美国、

加拿大和瑞士对该讲习班的支助,并感谢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了专家。

作为 75 万平方英里海洋面积的监护者,马绍尔群岛正在继续努力寻求公平地解决海洋的管理问题。我们认识到,在我们邻近海域所发生的活动将影响到我们专属经济区内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彻底禁止诸如漂网和小网目捕捞等不可持续的捕鱼作法。马绍尔群岛一直在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合作制定一项区域条约,该条约将涉及渔业养护及其可持续管理的执行问题。其重要的各个方面包括数据收集的需要、船只监测系统、和对我们巡逻船队给予更大的支持。我们还必须看一看如何限制允许在我们水域进行捕鱼的船队;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内的船队。

我国政府欢迎太平洋论坛,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代表的努力,他与里约集团合作已将这一问题提出。我们将继续寻求以符合常识的办法解决在海洋事务方面我们所面临的令人烦恼的问题。

马绍尔群岛内务部有责任而且其主要精力集中在边缘岛屿的社会发展和各社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上。这样的事例之一是我所提到的太阳能项目。我们不断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活动之一便是我们的国家经济和社会首脑会议。通过该首脑会议,我们在努力建立一些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合作关系。已提出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新想法,尤其是在发展农业、渔业和可持续的旅游方面。虽然仍缺乏协调的捐助支持,但我们期望随着制定出详细和务实的提案,这种局势将会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哥本哈根社会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筹备委员会上概述了我们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和我们提出的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想法仍然有效。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期间和在明年的社会发展问题特别大会上继续强调支持这些努力。

妇女权利是《马绍尔群岛宪法》的基石。作为一个母系社会,从文化角度,我们尤为关心促进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我们社会中妇女的权利。我们已在内务部设立了一个单位,以协助贯彻我国的妇女政策并弘扬妇女在我国社会中的成就。我可以向大会宣布,我们近来已成立了一个全国妇女核心小组,以进一步促进妇女对政治决策进程的参与。我国代表团将积极参与明年举行的关于贯彻北京会议成果的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同样对马绍尔群岛至关重要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我们一直在试图切实实现我们都珍惜的理想。《马绍尔群岛宪法》规定尊重人权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它规定了举行自由选举的基本要素、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我们十分尊重这些原则,而且我们目前的确正在进行议会和地方政府的大选。这些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也受到最严厉的监督,以确保对人民的自由选择不加任何干预。

在努力巩固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自由体制中我们正在联合国各人权文书中寻找机会。我希望我能够很快报告说我们将成为这些文书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缔约国,尽管我可以争辩说我们的宪法已经充分规定了这些权利。在这一方面,我们极为高兴地听到秘书长就此议题发表的看法。我们认为他在此指出了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我们必须捍卫的是遵守人权。我们将支持作出所有的努力以确保新的倡议受到了适当的考虑。

马绍尔群岛,作为一个很小的但很有决心的民主国家,支持列入一项关于必须审查与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关的一个国际局势的议程项目,并确保其 2200 万人民参与联合国工作和活动的基本权利受到充分尊重。我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一问题。仍有必要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进一步审查该问题。

联合国已经在改革的道路上走过了漫长的里程,我们都知道改革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作出的重大努力表示祝贺,他值得我们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对其表示感谢。但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改革都因某些会员国持续不交纳会费而正在面临危险。这种情况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不能在继续下去,会员国的支助不能含糊。我们大家都必须无条件地按时和全额地交纳会费。

作为这一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也注意到了联合国各区域集团中的不正常情况。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审查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正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萨摩亚都雄辩地指出的那样。

还有必要完成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在这一方面,我愿感谢意大利代表团就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所作的合情合理与合乎逻辑的发言。

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各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作出反应。马绍尔群岛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各种项目。我们认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希望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例如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合作。

主席先生,最后,你可以放心,为帮助你推动我们的审议取得圆满成果,马绍尔群岛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请会员国注意,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 10 分钟为限,第二次以 5 分钟为限,并应在各代表团的席位上发言。

沃赫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第一,大会不是第一次听到以色列代表反对和平的发言,这些发言根本上是捏造事实,企图误导国际社会。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达了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我们曾希望新政府不会推行这一政策。

第二,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否认前总理拉宾 1994 年 7 月通过和平进程的赞助者美国向叙利亚转达的信息,这或者表明以色列代表不知道这一信息的存在,或者表明由于他敌视和平,有意忽略这一信息。该和平进程源于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及全面撤军以换取全面和平的公式。

第三,我们现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反驳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们是要将在前总理拉宾任内和平会谈期间叙利亚轨道的发展告诉支持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国际社会。

当时,1994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通知叙利亚,拉宾同意从戈兰高地撤至 1967 年 6 月 4 日一线,作为进一步深入处理全面和平协定剩余因素的必然承诺。在这一点上,必须说明,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向当时美国的前国务卿提出了两个问题,以准确无误地了解当时向叙利亚转达的这一以色列承诺的实质。

第一个问题是:拉宾是否是说,以色列撤离戈兰高地是否包括截止 1967 年 6 月 4 日叙利亚享有主权的所有领土?美国国务卿的答复是“包括”。阿萨德总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是否对 1967 年 6 月 4 日边境线以内的任何土地有任何要求?美国国务卿的答复是没有此类要求。

第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先生代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发言申明,该信息本身并不代表一项和平协定。但它是该协定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份协定的其余部分涉及到在所规定原则和目标基础上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和参与下建立正常的和平关系和制定安全安排。该协定应该得到执行。

沙雷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还表明,叙利亚不会听任这次和平机会落空。然而,如果这次机会再次落空,以色列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拉腊因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提到今天上午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所作发言。我重申,在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不存在领土或边界问题。至今仍然生效的1904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已最终确立了两国之间的边界。

我还应回顾,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二十多年前由玻利维亚单方面终止的。然而,贸易、投资、旅游和双边合作机制仍然顺利运转。智利一如既往,希望与玻利维亚进行直接和无条件的对话,以进一步推动双边一体化,促进两国人民的进一步发展。

门克里奥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很困惑地听到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发言,将他的国家描述为厄立特里亚侵略的受害者,这位受害者别无选择,只有发动战争来自卫。这纯属贼喊捉贼。实际上,是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对厄立特里亚的全面侵略,而厄立特里亚自1997年5月以来,一直在抵抗埃塞俄比亚的不断侵略,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请允许我就此并对其他的一些指控谈一些看法。

关于侵略问题,我不想细谈进程的细节,从发行篡改边界、并将大片厄立特里亚领土列入埃塞俄比亚的新官方地图和有计划逐步武力蚕食该领土,到战斗爆发。过去对此已有文件记载,我们可以分发这些文件。这些都是事实。我只想说,这一系列事件或入侵于1998年5月6日发展到顶点,埃塞俄比亚部队在巴德米地区残忍地谋杀厄立特里亚军官和士兵。

1998年5月13日,埃塞俄比亚议会正式对厄立特里亚宣战。1998年6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当局对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发动第一次空袭,在整个边界发动对厄立特里亚的进攻,并将边境摩擦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亚的斯亚贝巴政府1999年3月1日在题为“埃塞俄比亚期望持久和平”的政府声明中公开承认,埃塞俄比亚的议程是推翻业已成为“该地区威胁”的阿斯马拉政府。

埃塞俄比亚部长宣布,不能鼓励侵略。厄立特里亚代表团非常同意。事实上,必须严惩侵略。但是,不是由厄立特里亚或埃塞俄比亚,而是应由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其他方面决定是否有侵略,谁是侵略者。《框架协议》第7段的目的是如此。该段建议

“为确定冲突的起因,应该对1998年5月6日事件以及此前发生的可能造成双方在共同边境问题上的误解的事件、包括1997年7、8月的事件进行调查。”

厄立特里亚致力于并随时期待这一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得到执行。埃塞俄比亚签署技术性安排也将有助于确定是否存在侵略。

第三,对和平的承诺。亚的斯亚贝巴当局反复声称致力于和平解决,这再好不过了。但将言论变成行动是另一回事。行动胜于言论,而亚的斯亚贝巴当局只需要采取一个行动证明其对和平的承诺,那就是签署技术性安排并接受已提交非统组织和得到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支持的一揽子和平计划。

关于有争议领土的主权问题,尽管埃塞俄比亚声称不是这样,但它拒绝了非统组织的和平计划,其借口是技术性安排没能保证埃塞俄比亚领土上的埃塞俄比亚的主权。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是寻求对有争议领土的主权的绝对保证。这就象除非事先保证取胜否则足球队拒绝比赛一样。这如果不是滑稽的话,就极其严重了。

《框架协议》,协议的细节安排以及非统组织的澄清,对这一问题都非常清楚。三个文件都确认这些文件的宗旨绝不是任何一方对其整个领土的主权或管辖权问题,双方的共同理解是重新部署不应影响有关领土的最终地位,这一问题将在边界划定和界定结束后确定。建议就是这样说的。

尽管有非统组织、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这一明确的信息,埃塞俄比亚仍要求将领土给予埃塞俄比亚。事实上,埃塞俄比亚要求修订它已经接受的《框架协议》及其细节安排。这些不是谋求和平的国家讲的话,而是寻求借口从事进一步侵略的国家讲的话。

第五,关于保证的需要,是厄立特里亚、而不是埃塞俄比亚应该寻求不受侵略的保证,这是有历史案可查的问题。厄立特里亚从未通过言行侵略埃塞俄比亚或威胁要对它进行侵略,今天也没有这样做。厄立特里亚代表团愿通知大会,厄立特里亚相信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承诺,认为承诺是和平的保证,是和平计划中规定的。和平计划称:

“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是严格执行非统组织框架协议、执行框架协议的细节安排和关于执行框架协议及其细节安排的技术安排的保证人。”

第六,关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实上,埃塞俄比亚已成为破坏该地区稳定的主要势力,这也是有案可查的。埃塞俄比亚用坦克、装甲车和重型火炮一再入侵索马里,占领几个城镇和村庄,进行谋杀、抢掠和破坏财产,这些已经被第三方观察员证实。什么是事实?问问索马里人吧。他们借口紧急追击奥罗莫解放阵线(奥解阵)战士对肯尼亚主权的一再侵犯也是有案可查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历史作用问题。在历史上,埃塞俄比亚同殖民大国勾结并密谋确定该地区的历史进程。随便看一看非洲之角的殖民协定就会发现,埃塞俄比亚几乎是关于吉布提、索马里兰、苏丹和肯尼亚的所有殖民协定的合伙人和签字国。强迫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以及随后埃塞俄比亚违反联合国关于安排成立联邦的决议将厄立特里亚并吞,只是其中少数几个例子。

即使在现在,厄立特里亚仍在受到国际社会的胁迫,要求它为了和平作出一个又一个的让步。埃塞俄比亚还抱怨吗?

最后,我谈谈对厄立特里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的无理攻击。对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趣味低下的攻击过于让人蔑视,以致都不值得认真一驳。只要说这些就够了:一个少数民族当局,它被本国人民指控犯下种族隔离行为,其监狱关满了政治犯;它被自由媒体称为敌人;它不仅有计划地侵犯了厄立特里亚人和厄立特里亚血统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人权。而且有计划地侵犯了本国人民的人权,这样的当局绝不能被认为有资格谈论什么民主和人权。

但是,它让人能了解厄立特里亚和该地区国家以及地区外的其他国家必须与之打交道和忍受的这个政府的性质。

耶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不幸的是,侵略是国际生活的一个事实。只要有侵略者,就会有侵略。听了厄立特里亚外长今晚的讲话,我觉得,侵略者不论其大小、认识一下它的突出特点,将是很有趣的。

事实上,这很有趣,因为历史上侵略者都表现了同样的特点。无论大小,它们都有同样的特点。

存在几个特征,我将按重要性分别提到。第一,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在继续侵略的同时装成受害者。厄立

特里亚外交部长和刚才发言的代表的讲话就是这一事实的明证。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尖声叫喊,发出的噪音比受害者还大。希特勒过去就是这样;墨索里尼也是。受害者默不作声,而侵略者却大声尖叫。第三,他们歪曲实际情况——这是侵略者的另一个特征。那是他们的伎俩。他们喜欢蒙蔽国际社会。

第四,他们宣称是和平的捍卫者——他们一夜之间就变了。这是侵略者的另一个特征;事实上,这是他们最共同的特征,厄立特里亚提供了最近的例子。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向世界其他国家宣讲和平的美德;他们是居高临下和不收费的。最后,也是最令人遗憾的,他们低估了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到了污辱其智力的地步。

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小侵略者。但它显示了侵略者的所有特征。在它侵略埃塞俄比亚的一年半中,它已经显示出我刚才列举的侵略者的所有特征,而且更甚。它在自己的侵略军正驻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时呼吁和平。它宣称已接受——姗姗来迟地接受——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和平建议。事实上,这些就是它一直拒绝接受的文件——不是以正常的语言或文明的方式拒绝接受,而是不仅对这些建议而且对建议的作者非统组织报以蔑视和嘲笑。这都是有记录的,而且从他们的讲话以及在过去一年半中——在他们变成热爱和平的国家之前——提出的各项建议的反映中也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变并转个大弯,现在在宣扬和平意图?他们的心肯定没有变化,因为侵略者不能——用一个生物学和科学名词——质变,并在一夜之间变得热爱和平。这是与他们的本性相悖的,厄立特里亚不可能成为这一规则的例外。相反,转折点是1999年2月,当时厄立特里亚被赶出它使用武力占领的大部分埃塞俄比亚领土。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和第三方呼吁埃塞俄比亚从厄立特里亚领土撤走或撤出,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非统组织一贯呼吁厄立特里亚军队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走并重新部署。不存在呼吁我们从厄立特里亚领土撤走的文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入侵厄立特里亚,或侵略厄立特里亚。

当他们说他们为了和平解决争端而离开埃塞俄比亚领土时,他们就象我所说的,低估国际社会到污辱其智力的程度。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们宣称他们离开埃塞俄比亚不是因为被逐出,而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对非统组织的污辱,更不用提其他国际社会了。厄立特里亚目前的和平姿态仅仅是一个表象,一个骗局,很容易揭露。表象只是薄薄的一层,是表面和欺骗性的表演;这

是一个假象。一旦剥掉表层,就露出了实质。它装出诱人的表象,尤其掩盖了在肤浅和华而不实的诱人之处背后的品质缺陷。

我们看到厄立特里亚所表现出的姿态是一种表象。我们如何剥下这层外表呢?通过揭露厄立特里亚在呼吁与埃塞俄比亚达成和平的同时,在非洲之角进行的破坏稳定的行为。上周,非洲之角一个国家的总统明确表明诚挚地相信,厄立特里亚如果在区域集体努力实现全面和平、促进发展和应付环境恶化的挑战方面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要比它奉行毫无理智和残忍的对峙和破坏稳定的政策,得益更多。这话不是我们说的;是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在这一讲坛上所说的。吉布提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厄立特里亚破坏稳定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正如我所说,破坏稳定的行为揭开了表层,暴露出真正的厄立特里亚。归根结蒂,这是一个信任问题——信任一个侵略者的问题。显然,象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受害者尤其无法承受去信任侵略者。其他不是受害者的国家可以信任侵略者。他们可以承受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占领。但我们必须确保,不论厄立特里亚的和平表白如何尖叫,已不再有侵略者可以利用的漏洞了。我们所要说的是不应背离非统组织的基本——我再重复一遍:基本——文件,即框架协议。厄立特里亚所谓的接受框架协议得到的奖赏不能是在其后执行文件时背离基本文件。不应鼓励侵略者接受他们本来就应接受的东西。破坏框架协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姑息。

霍尔丹·潘多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提到智利大使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评论。

智利在行使答辩权时提到今天上午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所作的评论,这使我感到很惊奇,尽管我对此并不反对。各位代表都有玻利维亚外交部长讲话的讲稿,并听到他的讲话;他们知道他的讲话是建设性和积极的。此外,他和拉腊因大使关于无条件对话的呼吁是一致的。玻利维亚外交部长说,玻利维亚决心呼吁就我们与智利关系的所有问题进行无条件直接对话。过去,进行这种对话的一个条件是不讨论出入海洋的问题。

此外,玻利维亚外交部长在其讲话的后一部分中说: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与巴尔德斯部长一起制定出对话的条件,我认为这一对话应包括我们关系的全部领域,并查明将使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途径。”(A/54/PV.20)

因此,我认为我们是一致的。我欢迎这一一致并认为我们必须期待这种对话,并告知国际社会,这些最初的努力将导致玻利维亚和智利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未来对话。

至于另一个说法,即我们之间没有未决问题,我们听了120年;玻利维亚答复了120年。但我不想详述这一点,否则我必须叙述玻利维亚成为内陆国家的1904年条约细节。让我们看一看积极的因素,以后再讨论这一局势。

同智利进行了八次以上对话,五次是在本世纪;不幸的是,由于我现在不必提及的原因,这些会谈不成功。我们尝试了五次谈判意味着一些事情尚未解决。但让我们不要来回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援引智利代表的话,并指出这些话完全符合玻利维亚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有关必须就各种问题同智利直接对话的声明,这些问题将由我们两国外交部长,玻利维亚的哈维尔·穆里略先生和智利的胡安·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先生确定。

门克里欧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对这点不想多说,只想指出战争,无论用战斗或言辞,就象这里的言辞来进行,都使我们无法更接近和平解决边界冲突,这个冲突可以而且必须和平解决。我认为最终极为重要的是,有一个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认为公平和公正的建议。厄立特里亚作出了让步,接受了所有这种建议。我们没有起草建议;非统组织同联合国和美国合作起草了建议。我们已经接受这些建议作为和平解决办法的基础。应由埃塞俄比亚人接受这些建议,而不争论他们为什么现在不接受。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他们拒绝这些建议,他们不是拒绝厄立特里亚的建议,因为厄立特里亚没有起草这些建议。他们正在拒绝非统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建议;他们将必须应付这种情况。

戈尔德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只希望重申以色列人民决心同所有以色列邻国实现和平,包括同叙利亚实现和平。这是所有以色列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希望,实现使以色列明天更加安全,而非不安全的和平。但是现在必须重申我昨天以以色列政府名义所作的澄清:在过去谈判中没有承诺具体回到1967年6月4日分界线,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十分清楚,谈判基础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随后的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这些决议是马德里和平进程以来我们谈判的基础。

1994 年或 1993 年期间稍早的以色列-叙利亚谈判时未作出承诺的概念不仅是我昨天刚刚说明的政策,而且是参加了这些谈判和自那时起写这些谈判的人,包括 1994 年我国首席谈判者当时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的记载。

我认为不应选择谈判记录的片段,力图使之变成从未存在、从未签署的具有约束力协定,各当事方为明年最终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而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以色列和叙利亚面对面地会晤,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我们应记得各当事方在先前谈判中遵循一项原则:在商定所有问题前未商定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一起坐下来面对面,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政府决心同叙利亚实现和平,不用五年,不用三年,就在今年。所以让我们坐下来开始谈判。

耶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厄立特里亚代表刚才的发言并未迫使我补充我稍早发言时说的话。我对厄立特里亚的和平表白、突然变心、180 度转变,说得够多了;我已经把厄立特里亚描述为侵略者。我不想现在详述这点。

针对他的发言,我谨正式地说,我坚持我先前发言的每句话。

下午 8 时散会
